

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言情為陽動、性為陰靜、性善者、情亦善、性惡者、情亦惡、是有善有惡之說也。楊雄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言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猶告水湍水之說也。荀悅曰、天命人事、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言性有此三等也、而韓愈亦有三品之說、正與此相符矣、要之劉向以下、諸子所見、與荀卿同、其失、比之告子、皆讓數等者矣、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孟子一言已無餘蘊、而以為惡、為善惡混、為有三品、猶觀水之下流混泥土、遇風濤颺濁、曰水性濁惡、見其淺渚波流、清濁相半、曰清濁混、見其源泉清澄、曰水有三性也、可乎、告子之說、則佛氏所見、與之吻合、幽繆纏繞、譬猶就木之清濁、一一檢之、知其原質為何物、盡斥之、以為非水、而未嘗察其有潤下之德、水之所以為水、豪傑往往奉之、終身無飯、非有孟子其人、不能辭而闕之、無

他、好德之不至、而空論之競也、及二程出、學識人物、卓越前古、為之說曰、性則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張載則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其徒奉之、以為超軼諸子、而能補孟子之所未備者、而天地氣質之說、後儒紛紛聚訟、王守仁孫慎行劉宗周等、率皆排之、以性為一于善、而無惡者、其說性相近、亦以為善之相近者、王陽明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於器也、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陽明嘗有無善無惡之說、蓋其初年未定之見已、孫聞斯曰、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夫子所謂習耳、如一粒麥種、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分作兩項、而劉起東、則以氣質之本然至善者為性、於是乎性之為善者、殆無異辭矣、伊藤維楨以為聖人教人、不責性、而專責

習孟子所謂性善者、發明夫子性相近之旨者也、蓋自堯舜至於
 塗人、其間相去奚翅千萬、而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
 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爲相近、而孟子以
 爲性善、皆就生質論之、而非以理言之也、理豈可下以遠近言哉、其
 言失之於粗、然亦著實用功者矣、夫性之善、貴擴而充之、習而熟
 之、未可恃之以自息也、然知其出於天、順出自然、則根本純粹、不
 容自欺、故其入德也、易矣、是孟子之所以立言救世也、則彼全善
 無惡之說、尤爲可從也、

自荀鄉唱性惡、後世俗儒之錦繡其外、而糞土其中者、皆大便之、
 動輒謂聖人拂人之性、制道立教、所以善惡無皈、德業日汚也、嗚
 乎、殺盜淫奸、皆人之所適、而聖人強之弗爲、則謂之拂人之性、
 可也、仁義忠信、皆人之所惡、而聖人強之不違、則謂之拂人之
 性、亦可也、借使殺盜淫奸、皆人之所欲、終身快樂、而其功止保一

身、不足以致世之安寧、則是茅塞邪蹊耳、况於危懼交至、万万不
 能保其身乎、殺盜淫姦、皆非人之所適、而其心不安者、即性之自
 然也、豈非天理存乎人心乎、欲動情勝、而此理未嘗滅息、是氣之
 不能離於理也、先儒言之、紂之不仁、而忽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跖
 之盜暴、而忽曰無適而無道、道之不可斯須離、如此、故觀善於善
 人、未可知其爲性善、觀善於不善人、然後能知其爲性善、其弗信
 矣乎、如孝子忠臣、生於淫穢昏亂之族、自古其人極多、豈非其大
 驗乎、若夫殺盜淫姦之行、在於一家、則一鄉攻之、在於一鄉、則一
 國攻之、在於一國、則天下攻之、未有能免焉者、是出於人心惡惡、
 舉世莫不同揆、其好善亦然、巨室所慕、一國所慕、天下
 慕之、德之流行、速於置郵傳命、是爲道之自然、即性之所在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之易、聖人豈得強之乎、性字从心、从生、言與心而
 生、非由教習而致之也、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又曰、孝者天之

性而人之道也。禮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夫道一而已，故能知父子之道，則知君臣之道，而夫婦兄弟朋友之道，皆可知矣。聖人之所以爲聖，不過盡斯道全斯性也。或曰：性如琥珀引塵，不隨時處而變，非如黑白輕重，隨境遇而變，若夫父子兄弟之交，要孝要弟，其源生於夫婦，當草昧時，男女雜配，合離無常，不相親睦，結託無復，父子兄弟及兒生，盡皈母，母大苦之，約爲夫婦，而遂致有父子之道也。或曰：性生于習，孝弟忠信，皆自生民以來傳之，次第進化，原其始，無善亦無惡也。世人以爲惡者，由其惡之不可以爲教也，是大不然。琥珀引塵，古猶今也，人心相保，奚獨不然，相保者，仁也，人心必有生意，活潑周流，保合觀察，猶琥珀引塵也。夫是之謂性，是天地好生之德也。彼野蠻之民，殺奪成俗，好啖人肉，而未嘗有父子相賊，兄弟相殺，以爲生理者，間有不慈不孝者，猶松生石上，不能繁茂，漸知孝

弟之要，以教子弟，是水入石罅，而根芽發暢也，而松無竹之萌芽，是其性之一定也。且上世男女之野合，猶今日花街之遊也，出于彼此相愛相契之情，然後漸致親厚眷戀，是必至之勢也，不知斯心奚從而得之乎。雖有陷惡之失，要非其本然也。本然則仁，安得非之。母苦子之多，豈非其不適已乎。爲夫婦則適，適者豈非性乎。世有不孝之子，不悌之弟，而父兄愈愛之，愈悲之者，知其非性之所安，而常致悔悟也。若以爲性之常，則父兄豈能養之乎。則人類之滅絕亦已久矣。雖鳥獸亦有父子兄弟之行，所以生生蕃息不已，間有相食相殺者，由其稟氣之偏，生後不相認知，豈其常性也哉。猫病食子，其氣之亂也，食後啼號不息，豈非有常性而存乎。以孝弟爲出于習，不知習者，誰爲之，非古人乎。古人何故爲之，豈非其適已乎。適者豈自外矯之者哉。知惡之不可以爲教，爲其善之在已也，可以爲教，而謂之習也，非性也。豈謂教者出于誦詐乎。天

下無性外之物，亦無物外之性，故自知性者觀之，則所謂習之惡者，亦莫非性之善，蓋習之適于萬人，行乎永久者，是性之常也。習之適乎一已，行乎一時者，是性之變也。間有以殺奪成俗，大戾人性者，譬諸天地有不正之氣，癘疫流行，人畜暴死，是為變之變，安可久也。以習為性，是認私媚為主婦也。以暴為性，是認盜賊為嚴君也。君子語常不語變，體常不體變，察蠻民之性之與我相近而保之，不探其習之與獸不遠而倣之，觀天地間萬物，無一非善，安有逐之於外，而誘其變化無窮者哉。嗚乎！人之生，雖富貴壽康，力能制人，苟非適吾之性，則無成其為人，而立乎天地間也。万物無不欲心身之安，況於人乎？今有一人焉，在世纔數歲，樂天保真，貧賤不移，爽快以死，舉世歎惜之，自其人言之，未嘗必謂之非計，有一人焉，淫暴酷毒，常虞衆人甘心，以保百年之壽，舉世疾惡之，自其人言之，未必謂之得策，且百年之久，與百日之夭，同飯鳥有而

已，狼狽惶惑，孰與無事安穩，苟百年之久，而終始無事，則不亦可乎？是知壽天之非性也，不義而富且貴，未必益乎保其身，而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亦未必害乎獲其所者，豈非以心之苦樂，不關貌之文野，而身之安危，不拘財之有無乎？大抵道德，受損于富貴，而忠信著存乎貧賤，故人之愈富者，其情愈散，無所統一，雖君臣，或遺分誼，況於儕輩乎？其愈貴者，其心愈疎，有所間然，雖父子，或存形迹，況於他人乎？貧賤者反之，是富貴之所以瀕於危難，而貧賤之所以終於安樂也。是知富貴之非性也。天下之民，皆獨立無害人，耕織自給，所以能保其身，間有不幸，罹災困窶，而猶且安心服業，孜孜不怠者，其又何害焉？況未必終於困窶者乎？故舉世興善，而無一惡人激我，固無害其為章明世界也。逸豫之念，不能自禁，而待他人制我，以保其身，譬猶凡劣之主，待左右諫止，以保其位也。何足道哉！性外無道，道外無性，為己所以為人，故君子飭

躬勵行、非以要名也、深謀遠慮、非以避患也、而豈有待於人者哉、待
 人而善、猶鳥在屋上而高也、故守身在我、而不患天時無節、守國
 在我、而不患四隣無援、同有畏懼之心、而協力、其勢易離、同有貪
 婪之意、而共利、其勢易爭、自君子視之、猶積冰于爐傍也、吾有毀
 而他人乘之、如下過激國外患、輒致滅亡者、是吾之不力也、人自侮
 而后人侮之、國自伐而后人伐之、猶谷底之聲、彼此相呼應也、出
 乎爾者、反乎爾、焉得尤人、若夫學問事業、常由爭競致之、所以才
 智長進、世運大興、然爭競之甚、忽生其弊、動致戰亂相因、攘奪不
 已、而在其中、隱然掌握大權者、必由忠信禮讓之人、天下莫不皈
 往、是知權力之非性也、嗚呼、人性之善、所以能成其為人、立乎壽
 天、當資權力之外、知擴而充之、然後知人之所以為人、知人之所
 以為人、然後知天之所以為天、是之謂作聖之功也、

天說第十

古○人○以○道○之○包○涵○無○遺○明○威○赫○著○不○可○測○識○命○之○曰○天○曰○帝○即○元
 氣○之○謂○也○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詩○云○天○生○蒸○民○言○人○物○皆○出○於
 天○也○董○仲○舒○曰○中○者○天○氣○也○顏○之○推○曰○天○者○氣○之○所○總○出○也○王○通
 曰○天○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天○之○為○元○氣○可○以○見○也○元
 氣○生○物○而○人○最○靈○故○自○有○生○民○其○心○精○明○純○粹○者○莫○不○知○敬○天○聖
 人○從○人○情○立○教○使○斯○民○一○心○虔○誠○崇○奉○悔○過○遷○善○毋○懈○未○曰○道○外
 無○天○而○已○其○所○以○事○天○者○不○外○乎○致○誠○循○道○也○其○見○于○詩○書○者○曰
 昊○文○曰○上○天○曰○上○帝○曰○皇○天○曰○皇○帝○曰○旻○天○曰○蒼○天○曰○天○道○曰○天
 心○曰○天○命○曰○帝○命○曰○天○威○曰○天○戒○曰○天○討○曰○天○罰○曰○天○休○曰○帝○休
 曰○天○監○曰○天○福○曰○帝○祉○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而○以○順○道○慎○德○為○事
 天○之○實○者○彰○彰○乎○其○明○矣○其○處○已○亦○曰○天○位○曰○天○工○曰○天○役○曰○天
 牧○所○以○示○其○非○私○也○至○於○舜○怨○慕○父○母○而○號○泣○于○旻○天○堯○禪○位○于
 舜○而○戒○其○天○祿○永○終○周○公○祭○文○王○而○頌○其○陟○降○在○帝○之○左○右○其○致

愛敬之誠者、至矣、而未嘗說其所以然、及孔子作易傳、其陳天人合應之說、綦詳、殆無餘蘊、是雖出于時勢之自然、抑亦見其賢於往聖也、而其所皈、唯有太極元氣、為万物之樞紐而已、孔子又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明者氣之大原、其用無所不通、故曰圓、幽者質之混成、有形可言、故曰方、天道則陽、而火日屬焉、地道則陰、而金水屬焉、火日金水就象形之大者而言、非陰陽之全體也、景明也、內景陽在內、外景陽在外、如坎離二卦、可以見矣、故吐者、未嘗不含、含者、未嘗不吐、而施者為化之本、化者為施之資、施者直遂、而有和順之用、化者和順、而有直遂之體、是所以下以圓之生方、而方復皈圓、明之入幽、而幽復出明、乃古流行不息、

人物皆由之、不得斯須相離也、蓋万物無外乎天、而不有万物、無以見天、天者道之自然也、而不外乎氣、氣之流行、清濁厚薄、万殊不齊、變化成形、各具其道、所謂性也、是万物之所以森如布列、而不相混、其猶顏料畫人、而耳目鼻口頭腹手足齒爪毛髮各異、其狀乎、氣譬顏料也、人之百體、譬万物也、宇宙間唯一元氣、周流不息、氤氳雜糅、以生万物、自元氣言之、莫不一揆、而万物各異其性、猶喜怒哀樂發于一心、而形于言貌也、顧天地之道、貴乎中、所以陰陽和合、能生万物、故人道亦貴乎中、喜怒哀樂、無所偏倚、以適其性、所以順天也、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言万物生化本于一元也、又曰神者妙万物、而為言者也、言万物成形、各具其道也、是之謂一元、万化曰不測、曰妙、謂其非擬議所及也、故道即神、神即道、未嘗一息間斷、子思所謂至誠無息者、是之謂也、董子曰天積衆精、以自剛、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故天道務盛其精、而壹其陽、

然後可以致其神，言万物所以生化，由于陰陽雜糅聚積，自然剛健不息，而純一乾陽，獨為生化之原，神用無方也。又曰：天道積聚衆精，以為光，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言在天成象外景者，皆陰陽凝聚使之然也。又曰：天者百神之君也，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言天為神人万物之體，而無所遺也。百神奉天，能助生化之功，是以天為君也。群物生生不息，皆出於天，是以天為祖也。董子所說，是天之自然而然而然也，非有意而然也。黃潤玉曰：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万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是謂天有心也。其理或然，如天樞在北辰，殆此之謂邪。此皆以氣言天，而亦不外乎理也。又有天地並稱者，指太虛而言，即太空，亦不外乎氣。總日星大地，皆在其中。其實地亦天也。岐伯曰：地在中，大氣舉之。管子曰：天之曰虛，地之曰

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穀梁子曰：天不以地對。荀子曰：天無實形，地之上至虛者，皆天也。朱子曰：天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是與就理言者不同，而亦未離乎理也。又有就理言者，孔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言背道獲罪，雖禱于神，不可免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天謂自然，道謂運用。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太虛即實理，至誠無息，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氣化乃有條理，秩然不紊，萬古流行，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也。邵子曰：道之道，盡于天矣。天之道，盡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于物矣。天地万物之道，盡于人矣。言天不外乎道也。非謂天之外有道也，是與就氣言者不同，而亦未離乎氣也。理之與氣，未嘗相離，體其剛健，行其純粹，是天之所以為天，而神人万物，皆不能外乎天，蓋自吾之足底，及六合之外，無適而非天，而吾之身所由來者，亦莫非天，本與天為一，故身之內外，莫非斯

道、渾合無間、二之不得、故人心纔動、則毋善惡皆動、天無隱不見、我之感自中出、彼之應自外入、感應相因、昭昭不可誣也、董子曰、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又曰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饜也、極至也、謂其所舛趣也、澹澹水搖動貌、指氣而言、殺饜猶往來也、天人相與如此、可不畏哉、王充之陋、未達天人感應之說、以為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故天且雨、螻蟻徒、丘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欲得寒溫也、至誠極矣、甚至鼓箠燃炬、而天終不為之易氣也、夫欲得、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不求寒溫乎、嗚呼、寒暑有常、道之自然也、天且不違、人安得易之、有違常者、從而濟之、所以聖人代天為政、觀彼金鐘兒、紡績娘之悅耳、朱魚金鯉之悅目、可以悟万物應

感之妙、雖草木花葉亦然、於聖人致中和、何獨疑之、是非強之、乃道之自然、故為可畏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為、謂自然而然而然、非人力所為、莫致、謂有時而至、非人力所招、是為天命正解、為在先、去就予奪自然默定、若或為之者也、至在後、窮達得喪、各有相賦、不期而至也、至者或有致之者、雖義不謂之命、如賜不受命而貨殖是也、天以本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賦於人物者言、荀子亦曰、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所以成者、必有痕跡、而無形則舛泯焉、不容人為、故謂之天也、天之與命與神、無所在、亦無所不在、天地之與人與物、通為一、至誠無息、皆為自然、而然者、雖有自理自氣之別、要非二物也、達於此、則天人之說盡矣、

天以氣爲體、以理爲心、理雖至善、不能獨行、必御氣以生萬物、而順行者爲正、不者爲邪、錯之毫釐、差以千里、然邪者、非天之本然、物之所適、故順行之幾、隱然存乎其中、未嘗有一息間斷、命之曰太極、是爲天地之性、雖邪氣間之、亦必復焉、則邪氣不能自存、譬諸人之行道、迷離困難、終復故路、復有遲速、而無不復、所謂天定勝人者、是已、易乾坤、稱天地之德、乾曰健、坤曰順、乾德純陽、元亨利貞、循環無端、生生不已、坤德純陰、順以承乾、故傳曰、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亨利貞四德、攝乎一元之中也、又曰、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言萬物受形于坤元、而其性一本於乾元也、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猶主宰、即氣之用也、乾元太虛、渾然之氣、妙用無心、條理不紊、所以能宰萬物、生生無窮、記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可見、知之與氣不二也、且如草木得雨露、便繁茂、遇斬伐、便枯彫、由其有生氣、即知覺使然而已、安見其爲異哉、是天之明

命、爲性之體、非以此知彼之謂也、天以生物爲心、別無勾當、是無心之心也、若果無心、則條理紛亂、須有人生牛、松發桃花也、坤作成物、造構其形也、如驢父馬母爲驢、馬父驢母爲騾、駃騠、駃騠神駿、騾驚鈍、可見人物受氣於天、成形於地也、始初無形、未有營作、故唯曰知、已生之物、從可作爲、故曰作、是明命之流形、爲性之用、然亦非有安排計較、故曰順承、傳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言其自然生物、易略無所造作、簡省不要勞煩也、夫如是、則又何邪慝不戾之有、而陰陽之交、不能無過不及、水火金木諸行、雜然偏勝、是所以物之万殊不齊、既生人、又生豺狼蛇蝎、善者禍、不善者福、然天以陽爲主、故其好生則同、猶父母於子、無智愚均愛之、是天地之所以爲大、而又待聖人裁成輔相之功也、河洛之數自一至九、配諸三才、天曰圓、地曰方、人在其中、以勾股弦、積累而算之、一與六八、同爲天數、二與四九、同爲地數、而三五七同爲人數、立乎其

正中、中即天心，其外為地質，而六八根于三三，三三即陽數，九根于四，四即陰數，是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不可相離，而人能變理之也。如河圖合數為體，凡五十有五，洛書對數為用，四十有五，二者合為一百，即萬物之統計，其四十有五而積之則為三角形，五十有五而積之亦為三角形，合二者則為四方形，亦屬人之所為，蓋萬象起乎方圓，而測方圓者，以三角形、圓為天象，方為地象，三角為人象也，豈非人參天地之功乎？天道唯一，無往而不返，直遂前進之中，自有和順委曲之用，直遂者，萬物之所以正其性命，和順者，萬物之所以保合大和，如日月星辰運行有度，無不直進，而反復回顧不已，遂致其勢如大環，彼此並行而不相悖，故方出于圓，圓復皈方者，是萬物之所以生成變化，圓者為神，方者為形，人心圓法天，形方法地，心主知形主行，是為天地在身，而知為行之體，行為知之用，知欲圓，行欲方，學者之事也，聖人則併知與行，無

不圓，開物成務，變理陰陽，以濟天地之所不逮，是其所以與天地參也，故舉天地人曰方圓三角者，姑就有形分別之耳，其實地與人與萬物皆統于天，本體皆圓，圓為太中，無適而非中，和順之用，自然而然也，夫有陰陽，則有清濁，有清濁，則有善惡，善為和順之用，惡則其過越者，即善之弊，非其本然，故君子不謂之天，而人心為天之精粹，至神至靈，其於善惡無所不照，如小人為不善於幽暗之地，可以欺人，不可以欺吾之心，是天之不可欺也，今有隱為非理之事而壽福者，自以為得，是奚與穿窬之盜異哉，莊周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誅之，非人鬼誅之，吾則誅之也，君子恐違其心之天，內省所不安者，雖壽福不敢居焉，是君子之所以盡其為人之分，無與天違也，天大無外，範圍造化，而無復遺者，人之動靜皆在其中，人雖違之，未嘗能一刻出乎天之外，蓋人之始生得之於天，而既生則天又

在人、凡思慮言語動作視聽、皆莫非天、故人心之動、天意之動也、人言之發、天命之發也、人目之總、天明之聰也、人事之修、天行之修也、光明燦爛、常在眼前、故天道之中、無一物可遺、人心之中、無一念可斷、一物不遺、而必適其用、一念不斷、而用之於正、君子之所以修道也、天體可言者、唯有太虛與光陰、太虛光陰、即是生氣、即實質、虛而生生、光明靈照、亘六合、貫萬古、妙用流行、命之曰宇宙、宇宙者、為萬物之本體、而信其為本體者、從人認識、人有此身、然後知其有宇宙、是自變化之跡、而認其本體之不變也、故知宇宙之所以不滅、則知我身之所以不滅矣、四方上下謂之宇、而必有遠近之別、往古來今謂之宙、而必有前後之差、夫遠近前後之間、一而萬、萬而一、活潑動靜、所以變化無窮、萬物生成、故人有倫理、親疏秩然、物有品等、優劣判然者、莫非宇宙遠近前後之本然、是之謂天則也、故論萬物之生、謂本於乾元一氣、固無異辭、而非

知其道為之主、則不可、道者無他、乾健之德是已、蓋生物而無道、則其質變亂、無有統紀、物不成其用、而人亦無由施其遷善去惡之功也、人之遷善去惡、物之有條不紊、皆由道為之主、易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伊藤長胤解之、以為天地之道、陰陽相推、而生生萬物、萬物受其氣、以生焉、性命者、物之所稟受也、不相移奪、謂之正、則木不可以為草、禽不可以為獸、大和者、陰陽冲和之氣也、各完具不借於外、謂之保合、則人得其為人、物得其為物、可以見利貞之德矣、長胤不欲言理、而其解如此、與下關尹所謂天地万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者、相符豈非以下理之寓于氣中、終不可誣乎、自万物上言理、未覺其有大關涉、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山川草木、盈虛消長、萬古如此、故人未之異耳、若使日星運行無常、山川易位、草木一時榮悴乎、學者何以得講天文、研數理、而忽見鬼火彗星之屬、則疑恠焉、豈

非以正之常有、而變之不常有乎、正者渾然天成、万物之所以生、生不已、變者沍氣所釀、固非理之所無、譬猶冬熱夏寒、無以全生、生之功、是為物之害、故不久而復、不能安于非理也、如自人心上、言之、則不可一日忽諸、喜怒哀樂之在我、即天命之流行、人之所、以成其為人、一或不慎、則天地易位、百怪橫行、併吾之心思耳目、而失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焉、聖人乘六龍以御天、潛見飛躍、與時宜之、妙用變化、未嘗失正、知死生富貴之有天命也、以為人事之盡、乃天命之所在也、不容纖毫虛偽、其於禍福得喪之非我致之者、視猶無焉、天壽不貳、從容自得、未嘗有怨天尤人之心、是之謂知天樂命也、莊子之書、說天綦詳、其中有言曰、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天地之正指一元氣而言、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即一氣之變化也、辨、變通、或曰、六時消息之變也、平且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入為淪陰、夜半為沉澹、并天玄地黃之氣、為六

氣、正則萬古不易、變則萬化無窮、乘云者、不為驅壳所累、而超然乎物表也、御云者、生生化化、莫非我心消長之機也、是善述易理者也、莊生一生學問在此、其見可謂高矣、而又有言曰、遊乎天地之一氣、以生為附贅遺癭、曰、乘乎天地之誠、不以物與之相撓、輕生之弊、則致善惡無別、輕物之弊、則致行與心違、是其所以不得免罪于孔子之門也、

岡本子卷之四

阿波 岡本監輔 著

道器第十一

天道好生之德、充滿宇宙、陰陽流行、發育萬物、萬物生生無窮、天道理也、陰陽氣也、合而言之、氣不外乎理、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是也、分而言之、理氣各別、孔子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者是也、孔子又曰、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是合理氣而言、道爲天地萬物之大本主宰也、萬物性質萬殊、而會合乎一、猶人之喜怒相反、而同本於一心、其物之所以遂成者、即是喜怒之所以發見、故凡天下之物、無不總乎道也、以萬物視天地、天地大、而萬物小、故論萬物、必本於天地、以天地視道、道大而天地小、故言道則天地在其中、然道之大而不超于天地、故又直指道曰天、又曰天地之道、其實體自然而有、非懸空之謂也、子

思論道、飯諸至誠無息、蓋孔子之意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誠者本體之自然、不假修爲、故曰天道、誠之者、用力忠
信不欺、故曰人道、人道本於天道、本體唯一、聖人則天立極、故古
書單言道者、皆包天人在其中、理無二致也、又曰、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即天之道、生物
之自然而然者也、爲物不貳、即所謂一言者也、以其精誠純一、未
嘗有對、故曰不貳、不貳則無間斷、故不息、此指實理之流行而說、
即正氣之順布也、元亨利貞、誠通誠復、而飛潛動植、鬱然發生、誰
知其所以然者、故其下、又舉博厚高明悠久以實之、使人思而自
得之、先孺以爲博者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根本靜深、
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也、明者清通瑩徹、無
所污濁也、悠者往來不迫、變化有漸、寬之至也、久者始而有終、終
而復始、常之極也、是蓋天地之性情、自然而然者也、孟子所謂浩

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主人而言、其實亦不外乎此、蓋心之誠、
乃氣之所以浩然也、正氣纒虧、則有邪氣侵淫、邪氣不能無間斷、
是万物之所以滅息也、子思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終始
就物而說、言物之終始、皆寔理使然也、而其實無始亦無終也、不
誠無物、所謂有物有則也、形而上者、不外乎形而下者也、蓋至誠
無息者、万物生化之源也、而天地之所以爲万物之父母也、故万
物稟氣之初、資其始生之功于天地、而有生之後、覆載生育之功、
亦資于此、終而復始、終古無息也、古人稱天地之功曰造化、言造
而化之也、如造而不化則大虛亦填矣、化而不造則大塊亦消矣、
何足以爲天地乎、天道變而不變、地道不變而變、變者爲不變者
所困、故万物變化不測、而未嘗變化也、易傳嘗論造化之功曰、顯
諸仁、藏諸用、鼓万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
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蓋春生夏長、顯然可見者、仁也、而無心成

化、其用內藏、所以生長者、終不可見、是與聖人愛世不同也、廣大無外、万物皆得此理、故謂之富、生生相續、未嘗有少間斷、故謂之盛、是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且夫天覆地載者、其形也、而覆之極無不覆、載之極無不載、故載者覆也、覆者載也、貫六合、亘古今、無毫髮縫隙、無須臾間斷、渾渾淪淪、無適而非太中、無時而不一定、是之謂至一、夫唯至一、故純粹無雜、精誠無息、如孝子不容不孝、忠臣不容不忠、與二三其德、作輟無常者不同、是道之所以為万物之樞紐、而万物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又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是亦主人而說、故以道次誠、誠為道之本、道為誠之用、自謂自己、蓋誠者、天命之性、凡物皆得之、以自成其為物、未始有虧欠、而率性之道、則是人之所當自行也、自道因乎自成、如實心孝親、故要孝之行、實心忠君、故要忠之行、設使誠非自成、則道之當行與否、亦無關乎我也、誠之與道、是為陰陽合德者、其在人、曾無虧

色、可見聞、而孝弟忠順、森乎其備、昭昭乎、其不可誣也、故子思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自天地之大、至于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道之發、所謂費也、而其所以然者、無聲無臭、無形像、可指、故謂之隱、此言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蓋理主乎氣、而不超乎乎氣、亦不比乎氣、費即不超之理、隱即不比之理、不超者、即不比者之所以然、本非有二、而能為萬化之源也、嗚呼子思論道、可謂不愧乃祖者矣、

天命之性、無物不在、是橫說道之大也、率性之道、無時不然、是縱說道之久也、要之、時不外乎物、物通陰陽鬼神、皆為實有、無物不在、所以無時不然也、易傳曰、易有大極、是生而儀、易傳主陰陽生成立言、然道存乎陰陽爻象之中、可據焉、以窺万物之源、無他、人道本于天道、其理一揆、知太極為陰陽之本、則知道德為人心之根也、故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化、言卦爻具有天地之

道與之齊等、大而無不包、小而無不析也、彌則聯合不漏、綸則條理精密、是大小兼到者也、夫易者、總兩儀四象八卦而言、乃万物之變化也、太極者、陰陽之本然、純一渾全者、即所謂道也、兩儀者、陰陽二氣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董子曰、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是為易傳正解、夫道之為万物之極、是極之至大者、故曰太極、極者常在物之中、四面湊合到此、皆極其中、故訓為中、易傳稱乾德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無過不及、正則不偏不倚、純粹精則不雜、豈非太極之謂乎、或曰、太極是至極之理、理即道也、指道曰理、為其條理秩然不紊、即其所以萬古流行、非道而何、故彼曰天、曰帝、曰神、曰命、曰性、曰德、曰仁、曰義、曰事、曰物、名雖不同、其實則一、無有上下精粗之別、鈞是一太極、即道而已、誠而已、聖人恐人與道違、有如轉丸、每一蹉跌、

輒害其真、故多設名目、隨在警發、其實非有二也、宇宙之間、唯有斯氣、氣外更無所謂理、氣即陰陽、理即太極、太極者、陰陽之本然也、陰陽本虛、非虛生陰陽也、管子曰、無德無怨、無好無惡、万物崇一、陰陽同度、スルヲテ道、育道本無形、是為虛位、無有恩怨好惡、唯理所在、故万物皆欲與之合一、而陰陽太和、常久不變也、賈子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言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万物、而万物各具太極、為其本體也、六理亦不外乎太極、內度猶曰固有也、董子曰、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皈之於和、而所為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

制也。言万物始於終于中。日月之有長短。即其所以陰陽錯行。保合大和。莫非止於中。非有過不及也。張子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故知虛空即氣。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若謂万象為大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太中之矩。範圍天地者。無物所遺也。通乎晝夜者。無時不行也。三極太中之矩。謂太極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蓋陰陽二氣。迭運於兩間。無復無氣之處。氣聚成物。而道存乎其中。陰陽合德。無所偏倚。是之謂大中。故道也者。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塞乎宇宙。而非有餘。具於毫毛。而非不足。有知無知。皆本於此。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一本是統體。言万物統于一太極也。萬殊是各具。言万物各具一太極也。辟如魚之在水。大小成群。各自游泳。而內外皆水也。辟如人之身。有耳目口鼻手足之別。而氣血貫通之也。若合而不能分。同

而不復異。即是渾淪一死局矣。子思嘗論仲尼之道。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言天覆地載。万物並育。其間四時錯行。日月代明。其道並行無息者。由一元之氣。於穆不已。以為天地之根。四時之宰。日月之精。万物之命。乃大德之所以敦化。而其不相害不相悖者。小德之所以川流也。間有弱肉強食者。然生生之理。稟於天。固不以此遇彼。故各成其物。不相混亂。侵害。如有生之後。隨其五行生克。以為消長者。亦出于勢之自然。未嘗害於並育也。並行。謂四時日月皆有行也。非相並而行。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也。小德粲然者。全體太極之分。即一本之所以萬殊。是粲然者。自渾然之中流出。謂理之散在人物也。大德渾然者。各具太極之本。即萬殊之所。以一本。是粲然者。已包於渾然之中。謂天命之流行也。川流如川

之脉絡有條、分流不息、教化者、根本敦厚、而生化無窮、川流教化、所謂費也、小德大德、所謂隱也、故大德小德、可以分合言、不可以體用動靜言、德則唯一、即造化之主宰、是已、言之者、有分合、天地實無分合也、辟如就人之一心而分之、謂之萬念也、是道之所以不相間而不相混也、不相間故一、不相混故萬、萬而一、一而萬、亦唯本體之自然而已矣、聖人卓觀一身百骸、皆為天地之本體、百行萬善、皆為天地之作用、如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及形色天性之說、莫非斯道之自然、大德小德、一以貫之、一者無佗、至誠之謂也、

道之外無氣、氣之外無道、形而上、形而下、渾然無間、生生變化不息、是為自然之妙用、故言道則氣在其中、言氣則道在其中、二氣與太極、本為一物、非二氣之外、別有所謂太極者、太極者、唯就氣之本本源、大主宰、中正純粹、萬古一定、不離乎氣、而能御氣、不從

氣之動靜而變體、于氣之常而立者、而尊稱之、即二氣之屈伸往來、自有二一定之、則者是已、周子圖說、謂之無極而太極、言無方所無形象、與陰陽而有、非有一物為極、超乎陰陽、以為陰陽從出之母、殆是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形色天性者、言有此物、必有此則、形色皆具有天性也、則云性云、即太極也、或譏無極一言、畫蛇添足、亦不為無見、其生兩儀云者、謂其分陰分陽、而動靜不息耳、道之與氣、譬諸火熱、而光明上騰、熱者氣也、光明上騰者道也、熱與光明上騰者、本非二物也、氣之順出而不變亂者、為道、不順出者、非其本然、如火遇土石、旁出而昏、是為非道、可見道氣不可以前後言、而陰陽亦唯一氣之動靜、非陽退之後、別有陰生、乃陽氣流行之中、有陰氣凝聚、陰氣凝聚之中、有陽氣流行、流行即一、凝聚即二、自流行上觀之、靜亦動、自凝聚上觀之、動亦靜、如吹氣之寒、由唇之翕、呵氣之煖、由唇之闕、一氣而已矣、所謂為物

不貳也、蓋氣者千變萬化、而無窮者也、而有未嘗變者、爲之本體、以制其變、譬猶體之使手、手之使臂、臂之使指、即所謂道也、故万物以道爲體、未有往而不復者、人稱万物之長、變化最靈、無一物之與京、唯有上智下愚之別、上智則渾然本體、周流無窮、其次由學習以復之、而下愚則至戮辱、纔追悔、最下則至死、曾無之省焉、非道之不復也、而人自絕之也、是人之所以自任善惡、必與鳥獸異撰也、可不察哉、或曰、氣有精粗、粗者不難知也、其精英者、曰鬼神、曰魂魄、曰精神、知覺皆有擬議所不及者、然是非如理之一定不變也、理即氣之本然、有條理者、所以主宰於氣、成其爲氣、如甘草之甘、胡椒之辛、皆自其未生之前、條理一定不變、故生後秩然不紊、是所謂形而上者、言道生形也、朱子謂理氣本無先後可言、然必欲推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也者、生物之本也、氣也者、生物之

具也、不其然乎、譬諸造舟車、當其未造、已有乘載之理、若曰有舟車、然後有乘載之理、則是創造之時、不知其成何用、及舟車既成、定其可以陸、可以水、而舟車之道始定也、豈有此理哉、凡氣之聚合、皆必隨理成形、如見聞之理爲耳目、持行之理爲手足、慈孝之理爲父子、禮忠之理爲君臣、理氣妙合、始終不離、而氣也者、傳遞生生、而常新也、理則古今一貫、曾無新舊、故理猶火、氣猶薪、火不獨立、必附薪而燃、火無滅也、其滅者、薪之盡也、人能續薪不已、則火不滅矣、故薪則傳遞日新、而火則依然當初之火也、理氣之辨、亦猶是乎、願火得人力、然後接續、非人續薪則滅、理以其力生氣、乃古乘氣而行、是爲異也、若認氣爲道、則將曰道亦傳遞有新舊、忠孝仁義、皆屬古人之行、非今日所宜也、是聖人之所以憂慮推道爲上、理爲先、而提出之也、此說頗有所見、然其實理氣一致、離氣無理、故曰道生形、則可、若曰道生氣、則不可、且道之用、非無新

陳、唯有新陳者、非其本然、故不謂之道耳、豈有外乎氣而言道者哉、外乎氣而言道者、老莊之見、長往而不返、顧者也、老聃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莊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列禦寇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此皆言道超乎陰陽也、道超乎陰陽、則輕物遺世、是其所以與聖人背馳也、聖人之道、出乎天、存乎人、聖人弘道、未嘗委之于天、欲人一於道、唯道之從、以保其氣、使氣順出、以會其本、是其所以裁成輔相、以補天地之所不能、易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者、是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盡其性、如天生穀菜、而耕穫由人、如穀肉有養人之性、而多寡輕重適其度者、出于人、為乃至火之炊爨、水之澆溉、無不皆然、是天地之所以有待于聖人、而聖人與天地闕

一不可也、自知道者而言之、陰陽鬼神、即在吾身、動靜變化、莫非吾之所為也、韓子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則然矣、然人之有為者、皆如是、不特王者為然也、夫道彌綸宇宙、辯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渾然一體之中、而大小洪纖、高下輕重、自有定制、百行万善、一切事物、秩然有條不紊、如火之焚物、大小隨物、水之在器、淺深隨器、非火水有大小淺深之異、而大者小者、淺者深者、各自完具、不要相借、其與火水異者、併物與器、莫非道也、豈非理一分殊之謂乎、莊周曰、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借之成體、關尹曰、天地万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借者自未生之前而言、不借者、自既生之後而言、其實無不同、蓋万物彼此相須成用、不能相兼、雖有強弱万殊、勝敗百端、皆由相須而生、無一物不然、

所以爲一體也。二子於道皆概乎有聞者也。而莊生欲求本體于物外以保其獨立則謬之甚者矣。君子講道自分殊進理一是之謂下學上達分殊者如人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故人皆可能理一者其心與道爲一曾無固我存于物我之間視天下猶一家万姓猶一人觀乎万古之前而不是前万古之後而不是後故非賢聖不能也。雖然至理無二故知彼而不知此者實坐不知彼信能知分殊者必其知理一者也。計然曰天地運而相通万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信哉言也。抑万物妙用千變万化必復本體本體愈進愈復愈復愈進唯其生生無息而已孔子所謂終日乾乾反覆道者是君子之所以用心而亦本體所在也是固無聲臭可言自其包涵徧覆謂之天自其主宰造化謂之帝自其妙用不測謂之神自其分賦万物謂之命自其万物具有謂之性其實一也。周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孔子曰帝出乎震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亦可以證其義矣。關尹曰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其來無合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折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唯其渾淪所以爲道是其說若虛高而其實有不可易者矣。蓋有所受非莊生所及也。故天人物我古往今來莫不一體同歸吾性與万物之理皆至誠無息之本體也。故本體曰進曰復即其妙用所在其實非有始終便是依然渾全純一之本體也。人能盡其性知行完全則能盡人之性使其厚于倫理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處之各當其理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既能盡性則參贊非盡性之外別有參贊也。天地唯有陰陽人得其氣以爲體得其理以爲性故

天○地○者○人○之○種○也○人○雖○一○身○一○家○各○具○天○地○萬○物○喜○怒○善○惡○皆○與○
 天○地○陰○陽○一○體○流○行○故○能○保○其○中○和○之○氣○則○天○地○能○安○其○常○度○萬○
 物○能○遂○其○性○命○是○天○地○待○我○而○位○萬○物○待○我○而○育○也○故○心○廣○體○胖○
 氣○志○如○神○則○為○一○身○之○位○育○宜○兄○宜○弟○妻○子○好○合○則○為○一○家○之○位○
 育○乃○至○國○與○天○下○亦○無○不○然○觀○彼○斬○樹○禿○山○而○國○多○旱○澇○大○火○大○
 戰○之○後○常○患○陰○雨○其○於○聖○人○贊○天○地○之○化○育○又○何○疑○焉○周○政○懦○弱○
 而○其○衰○無○歲○寒○秦○法○刻○急○而○其○亡○無○燠○年○古○人○所○傳○焉○可○慨○也○
 道○之○全○體○即○氣○之○本○然○一○貫○萬○物○不○二○死○生○曾○無○善○惡○可○言○其○具○
 於○人○者○性○也○性○即○心○之○本○體○不○着○一○物○而○具○萬○物○猶○目○之○不○着○一○
 色○耳○之○不○着○一○聲○以○能○盡○萬○物○之○聲○色○其○妙○用○流○行○未○嘗○有○違○則○
 者○所○謂○善○也○反○之○則○惡○故○善○者○坦○易○平○直○明○快○通○暢○曾○無○物○之○制○
 我○惡○者○屈○曲○險○艱○昏○迷○否○塞○固○非○吾○之○所○安○抑○道○之○在○人○體○乎○大○
 虛○而○其○出○無○窮○其○猶○水○之○在○山○乎○其○清○不○可○得○而○見○及○流○出○而○見○

其○清○然○後○知○其○本○之○清○也○聖○人○體○道○道○與○我○為○一○其○猶○五○穀○之○甘○
 布○帛○之○暖○而○不○自○知○其○甘○與○暖○乎○不○自○知○者○所○以○自○知○譬○猶○飽○滿○
 忘○食○是○為○聖○人○能○事○故○君○子○貴○虛○遜○而○不○自○有○其○善○也○苟○以○善○為○
 善○則○生○計○較○比○偶○之○念○乃○有○善○之○不○化○將○致○將○迎○意○必○之○私○安○得○
 與○至○善○本○體○於○穆○不○已○者○相○類○哉○故○人○之○有○善○者○發○用○之○自○然○也○
 發○用○纒○差○則○偏○易○陷○於○惡○其○間○不○容○一○髮○唯○善○者○順○而○惡○者○逆○善○
 者○常○而○惡○者○變○是○為○異○已○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陰○陽○合○德○往○來○循○環○不○已○故○謂○之○道○即○陰○中○有○陽○陽○
 中○有○陰○靜○極○而○動○動○極○而○靜○未○有○獨○行○偏○滯○者○是○其○本○然○也○繼○承○
 繼○也○猶○云○率○遵○繼○之○者○善○言○率○道○之○流○行○無○不○渾○然○至○善○是○自○其○
 萬○物○化○醇○而○言○化○醇○非○無○陰○然○物○未○形○故○屬○之○陽○乃○元○享○之○事○也○
 成○完○成○也○猶○天○成○德○于○我○之○成○也○成○之○者○性○言○道○為○人○物○之○性○完○
 然○成○定○即○善○之○存○乎○人○物○也○完○成○非○無○陽○然○德○已○定○故○屬○之○陰○乃○

利貞之事也，是就天道而言，與子思性道之說，就人道而言者，正相發。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不外乎自然之理，命猶令，謂理之流行也。性者具于人，即心之本體，一定不易者也。率循也，言人有倫常，通四海，亘古今，皆本於天，非有所矯揉作為也。蓋謂道與性，天為一也。脩治也，言制彼此之中，使無過不及也。夫道之存于人，固為性之自然，即其有惡，亦無非性，蓋陽必一，陰必二，一則純，二則雜，雜故有惡，然有始而後有生，有一而後有二，其有惡者，非本然，故不謂性。猶水之流有清有濁，而濁者加澄治之功，則清，是非以清換濁也。可見性之本善，而習之無不復也。人之有惡，由于氣習之拘，耳目為蔽，耳目各專其官，不能自主，與物感應，而物牽之，則本體為之傾且傷，而耳目所習，自然發暢，是為一人之私，與萬人公共者不同。要之濁氣釀成，與軀壳合為一，虛浮迷惑，以至于死，與泡影塵垢同，皈于散滅，故不得謂之性。

也。彼未知斯生之為何物，而常念死後之禍福，猶有性之存者焉。性體至善，即道，即天，神明不測，分陰分陽，生生化化，前無所來，後無所往，陰剝既窮，陽復在中，終則復始，循環無端，大之潮汐晝夜寒暑，小之一呼吸一進退，莫非道之妙用，即陰陽迭運，自然而然也。如四月多寒，十月多暖，六月土反潤溽，臘月水泉反動，可以見矣。故天人一體，無間，万物即是天地之化，外此更無天地，天地之所以為天地，由其有万物生生之實也。道為理，陰陽為氣，即是天地之性情，動靜不息，以生万物，無有窮限，故人之生也，固所以生之，有此氣，斯有此身，理宰而氣從，非氣在理之後也。是為陽中之陰，其死也，亦所以生之，無此體，斯無此用，氣散而理隱，非理在氣之外也。是為陰中之陽，陽之與陰，有隱顯之別，而無死生之間，有聚散之跡，而無存滅之異。聚散莫非斯陽，隱顯莫非斯氣，猶冰之凝釋於水中也，或謂人之生分於天地，猶一滴海水在器中，則其

遠道也、遠矣、其猶有筋角、然後造弓乎、弓則謂之成、筋角則謂之
 毀、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故生之可言、由其有死、其實生生不
 息也、管子曰、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
 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
 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生、和不生、物精鬼神、謂陰陽二氣也、流
 於天地之間、謂充滿天地、即併天地、莫非此物、人之生死、不外乎
 陰陽之變也、董子曰、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
 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言人在氣中、隨氣生死、猶
 魚在水也、無水則無魚、是魚生於水也、豈有人在氣之外、人自人、
 氣自氣者乎、氣之往來、千轉万折、而感應無忒、不知其所以然而
 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使之然者、豈非道乎、舉天地間有形無
 形、莫非此氣、有氣斯有道、道也者、氣之自爲主宰者也、而有形爲
 生氣、無形爲元氣、元氣無息、故道亦無息、而分人物、以愛生惡死

之心、特分人以靈智、使其知害生之爲惡、救死之爲善、故道也者、
 雖禽獸無遺、而聖人不爲禽獸言也、万物皆受天地生物之心、以
 爲其心、莫不欲生惡死、況於人乎、然人物惡死者、由其生氣發動
 致然、非天地之本然也、天地之德、本自易簡、妙用感應、變化無窮、
 是万物生死所在、其實無有生死也、人之幼無知者、不畏死、終天
 年者、不畏死、疾病困極者、不畏死、是則生氣微弱之使然、其於人、
 曾無善惡可言也、昏迷甚者、情慾盛者、皆不畏死、是不勝生氣之
 偏也、見理明者、不畏死、心志定者、不畏死、是能保生氣之正也、其
 不勝生氣者、潰裂四出、大損其真、而其能保生氣者、明快通暢、直
 復其元、元氣生生、凝聚成形、斯有念慮、念慮者、非生生之本體、本
 體在我自主、故其不畏者、由有不死者、委之于天、天亦不外乎我
 也、故君子務保正氣、不爲邪氣所勝、理明心定、以委大化、其生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死也、浩然如飯家而就寢、是之謂事天也、

是之謂盡性也。人身之貴，唯由其心完具斯道，與禽獸殊分，豈在軀壳乎？軀壳固爲道之所凝成，未可輕視，然人唯認軀壳之爲我有，而不知道之爲我有，故視聽言動，唯從其耳目口體之所欲，而不能循道之自然，與天地相似，併軀壳而戕賊之也。學者宜準本然之則，遵行不違，以終天年，而由其氣之太過不及，以致有惡者，視之猶天之有愆陽伏陰，必無不復，斷然克治，不思其難消化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主，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故謂已然之跡，利猶順也，順逆皆爲已然之跡，唯順利而善者，其本也，害逆而惡者，其末也，本爲常，末爲變，變也者，君子不謂之性也，求其故者，謂推千載已前之日至也，可坐而致之，謂知己後之日至也，此言一氣流行，有過有不及，寒暑錯雜，而要其所皈，無不齊一，故因其跡而求之，不事牽強，而無不可算者，則雖未然之遠，亦可豫知也，人性

之與天地同體，其理亦不外于此，如惻隱羞惡之心，自然發見有跡，莫不順利，即天道之自然，非性外別有一物爲道者，故求之不利也。管子曰：道者，誠人之性也，非在人也，言道爲人性，備乎心，非別有一物在人身上也，是人之所以養其德性，不着纖毫私意，而能與天地參也。所謂本體者，存乎聖賢自得之妙，聖人一言，唯曰至誠無息，使下人知其體段如此，默契而自得之焉，蓋元氣之純粹精一，則道之所存也，元氣在人，虛明靜定，不着一物，而具万理，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人心唯虛明，故靈活，纔失虛明，便不靈活，虛明而靈活，謂之生幾，幾者微也，言其真性呈露，有類澄潭之流，至平至細，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是可默識，而不可明言，蓋由實際真修而喻焉，非見解所及也，人能見其過，而內自訟焉，無一毫疚累，存乎其中，死生人鬼，通一無間，則本真自然流露，有妙味不可言者，生生

活潑、爲萬化之源、與天地同體、故疲累不存、一心快活、則是天德本體、外此更無物理可求、亦無寂感可認、求之則失、認之則違、以致作輟不一、非至誠無息之真也、若夫用私智、附會穿鑿、以求其所以知覺運動者、于心性之外、是猶攪池中之水、而欲其清也、猶安坐而欲行、閉目而欲觀也、安可得乎、或有認道之妙用、謂無往非道者、則是助長想像、常致牽強狂妄之弊、安得與道爲一哉、天下之事、循序而進、如草木之長育繁茂、其天真自然、感而通者誠也、雖一事物且然、况於道乎、游思妄想、不待有感而生、憧憧往來、輒易失真、徒爾勞擾、與按圖求驥者無異、何補於道乎、道者万物所由、萬化所出、而万物萬化、常在道中、吾心與万物、皆以是爲本體、無隱顯、無生滅、唯有斯道、一以貫之、故知道者、不有其知、以其無可有者也、吾心本虛、虛乃生生、其有好惡是非、莫非本體之自然、喜怒哀樂、一元氣之流行、無有毫髮滯礙、光明正大、自由快活、

即是鸞飛于天、魚躍于淵、即是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故人能誠敬一心、則道在此、遵而無違、則心與道相融爲一、忘於道中、猶魚之游水、鳥之栖林也、欲求諸外、以知其妙者、與魚而離水、鳥而失林、奚異、人之良知自然明睿、猶日光無心照物、而七情蒙蔽、猶雲霧遮隔、苟能掃蕪之、不存一塵、則本體依然呈露、未嘗少虧損也、七情固非本體、而能察知之、誠敬以居、則其變化成用、莫非本體之自然、譬如風雨養物、本出於太虛、時而有之、所以爲太虛、人有七情、即其生氣發動而然、日新月進與太虛準、無有斯須間斷、其致有蒙蔽者、由吾好善之未純、乃追而隨之、疑其有所不知者、是猶惡雨而畏晴也、不亦惑乎、昔人有項生、癩甚長者、或問其夜臥何狀、而不自知也、及皈就寢、思其言、將癩置項上下、終夕不寢、云、蓋前無心、而今有心也、無心則安、是爲心之本然、有心則不安者、心之自爲累也、私智求道、其心不安、譬諸遠遊、

異鄉、誤入荆棘、愈行愈迷、不如速返之不迷也、心之本體即道、即太虛、而更何心之有、本無知、而無不知也、安得更有可知之道哉、有知則蔽、所以無知、不能信道、而以不知自累者、猶手舉已之體、目觀已之腿也、安可得乎、有不知則有知、如洪鐘無聲、叩之乃鳴、大石無火、擊之乃出、故明之出於人者、其明也小、猶暗室張燈也、明之出於天者、其明也大、猶日照山河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之謂大智、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真智乎、孔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諄諄然、善誘人、而欲無言、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兩端猶言兩頭、言首尾皆盡、無復餘蘊在我、蓋事理具于鄙夫所問之中、即是鄙夫固有、夫子特叩發、而詳告之耳、他人以爲有知、其實還諸鄙夫、非有加于鄙夫之知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言時之所以行、物之所以生、自然而然而然、非有心也、人與天爲一

體、斯道無待于言而顯、亦莫非自然也、可見知之不足盡道、而言之不足盡知也、管子曰、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謀牟通、牟乎暗貌、卒乎猶言忽然、淫淫乎進貌、序其成、從序而成也、言道充塞於形、故踐形、所以行道、而人不能鞏固之在身、然本備于我、秩然有序、不可不由也、又曰、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以得以成也、故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言道之生成万物、其神不可測也、是亦可以見道之存乎人心、非視聽言說所能及也、管子論道、切于人事、卓越諸子、蓋必有所受也、莊周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智止於所不知、而至矣、盛矣、論道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辨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德、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焉、言道離言、意方成極致、無復精粗可言也、周之為人、聰明無比、而其學未有踐履之實、故其所論、失於大快、然其理則有不可經者焉、所以為孔子之徒也、安可盡非乎、抑道之無窮、知之所以無盡、假令道而有窮、知而有盡乎、天地人物、皆為一盡、蘆、壤滅、漸盡矣、尚何天地人物之有、楊雄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地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信夫其言之也、聖人生知、而體乎太虛、與天地相似、是之謂無知、夫唯無知、故本體光圓、生生不窮、過而不有、如泡入水、如響趨寂、渣滓渾化、冥契無礙、粹和之氣、薰人感物、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能贊天地之化育、是豈擬議所能及哉、夫觀火曰熱、水曰冷、萬人同辭、而冷與熱之實、皆煥體驗、然後知之耳、稻梁之可以製飴也、甘藷之可以製酢也、柿

子之可以製糖也、蓼、藁、桑、椹、諸菓之可以製酒也、粟子、葛根、馬鈴薯之可以製粉也、松葉、桑條之可以製綿紙也、其法具在、而非經驗習熟、則未有能收其功者焉、至於道、何獨疑之、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非自得之謂乎、今之人其於道德性命等說、徒講其義而已、如孔子一貫、子思至誠、孟子浩氣之說、未下想像其實者也、况躡驗而力行之者乎、况自得之者乎、甚至非笑之、以為人性所無、是何異於饜裡醢鷄之見乎、抑亦弗思之甚也、

陰陽第十二

陰陽之說、昉於易、因氣之消長成象、變化有數、以示吉凶而已、及孔子作易傳、屢及道德性命之說、必與陰陽併、遂為萬世論道之祖、不可易也、先儒言之、陰陽者虛名也、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陽無形、陰有形、陽無體、以陰為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

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以實體言之，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初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爲風，地變而爲山，火變而爲雷，水變而爲澤，澤即雨澤之澤，有散義，如雨雪霜露，皆澤也。天地水火，足以盡造化之蘊，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於其間，万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水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於天，火雖附於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天地者，太極之分體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四象，可謂之陰陽。大少未得，謂之乾坤，而八卦之中，有乾有坤，乾爲天，坤爲地，則知天亦非太極之全軀也。乾離皆生於陽，故天火爲陽，坤坎皆生於陰，故地水爲陰。乾之初九變爲巽，是天下交於陰也，故風爲天之變，坤之六三變爲艮，是地上交於陽也，故山爲地之

變。離之九三變爲震，火陰伏而奮擊，故雷爲火之變。坎之初六變爲兌，水與陽交而相和，故澤爲水之變。故造化之道，合而言之，則爲太極，指神而言，乃陰陽合而未分者也。鬻子有言：力生於神，力即陰陽也。陰雖無知，與陽合，則必有力。陽雖無形，不與陰合，則無力。而陰陽本非各異者，陰形陽神，皆在太極中。及分爲陰陽，則謂之兩儀。陽爲天，火依舊爲神，陰爲地，水依舊爲形。而陰陽有定位，有流行，其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如天地上下四方，是定位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如寒來暑往，是流行也。陰陽又分之，則爲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又分之，則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在，故爲體。雷風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其實一氣而已矣。凡氣有蒸有濕，濕由蒸而化，蒸待濕而存。蒸者運動，爲陽，爲火，濕者沉靜，爲陰，爲水。氣之初雖清微，變蒸氤氳，則妙合而凝，自能成形，乃有神存乎其中焉。其本體陰陽渾淪，不可離

析故其所生化之物、必有陰有陽、唯偏盛者、為物之主耳、天地万物、皆生於有、而天地間無復空無者、乃有具於陰陽之始、陰陽未分之前、形氣與神冲然完具、故天地万物、皆由陰陽變化致之、而其陰陽二氣未嘗相離也、其輕清而升上者、為氣之精、重濁而降下者、為氣之跡、精則為神、為生、為靈明、跡則為形、為死、為糟粕、神之氣終散、皈於太虛、而終不滅息也、形之氣亦化為腐臭、而亦終皈於太虛也、神能御氣、氣能御形、天地水火、與人與万物無異、唯有大小之分焉耳、洪範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故其受形也、水最先生、而火而木而金而土、從微而著、從成而堅、蓋水者濕之流、生于陰而成于陽者也、其體微、故居一、火者燥之凝、生于陰而成于陽者也、其體著、故居二、木者濕之融、而陽之稊也、其體實、故居三、金者燥之凝、而陰之稊也、其體固、故居四、土者燥濕之凝結、陰陽之中氣也、其體重大、故居五、水

曰潤下、潤而又下也、火曰炎上、炎而又上也、木曰曲直、曲而又直也、金曰從革、從而又革也、土爰稼穡、稼而又穡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皆以性言、稼穡以德言、土兼五行、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也、而潤下作鹹、浸漬之極也、炎上作苦、焦灼之極也、曲直作酸、酸則收斂、木本發散、而能收斂者、陽極而陰生也、從革作辛、辛則發散、金本收斂、而能發散者、陰極而陽生也、稼穡作甘、以其得五行之中氣、故甘得五味之中和也、是為五行生成之序、而其滅形也、水最速、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永不耗矣、然所謂滅者、自陰陽變化之跡而言、非陰陽之實體也、万物變化無超于陰陽、易變與象、皆出於自然、變之極、其象斯定、象既定而變復生、相為循環、終古不息、故二氣者、方形之種、而方形者、二氣之化也、一虛一實、不外乎氣、而神者、主形氣者也、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曰道曰神、異名同實、不外于太極、太極者、

太中至極之理也、關尹子稱、風雨雷電皆緣氣生、氣緣心生、猶如
 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心即神也、天地以無心
 為心、故謂之神、不謂之心、然其有理以主宰之、變而不變者、可
 見其心之所在也、緣氣而生、万物皆然、非止風雨雷電也、至於二
 氣交感變化、百靈雜出、何物不有、而天地間未有超脫乎二氣、神
 自神、氣自氣者也、如人死之後、生氣未散、而魂憑生人、及老物之
 精、因人成妖、莫非氣之變化、有望星光、聞風聲、而知人之生死、事
 之成敗者、是候氣之所致也、有因五行遁形隱淪、出入不由門戶
 者、是煉氣之所致也、有攝人魂魄、呼喚使令如意者、是伏氣之所
 致也、有白日尸解昇天、及一瞬行走千里、無不自在者、是乘氣之
 所致也、天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不神、安謂無靈、安謂
 無知、氣既靈知矣、理豈無靈知乎、理之有靈知、即神也、是氣之所
 以長進所息也、万物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即為己有、故

雖天地不能易之、是為天地万物之主、天地万物、皆由已而存也、
 而地有地之神、人有入之神、物有物之神、舉宇宙間万物、無不有
 神、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言一身視聽運動之間、皆有神存、不可須
 臾離也、孔子曰、下學而上達、言天道在人事中、期高遠者、必自卑
 近修之也、烏乎達若說者、可與言道矣、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者、万物之本體也、先儒以為
 易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者、字也、以對待言也、自震
 至乾、謂之數、往自巽至坤、謂之知、來者、宙也、以流行言也、八卦有
 所專主、而其實皈于一乾、万化自是而出、猶木之一本、而有幹有
 枝也、伏羲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偶即一畫而分之、非別
 有二畫也、乾則唯一、充實徧滿、天之包內、皆天之氣、坤則為二、便
 有開闔、故乾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其靜也
 專、其動也直、大而無間斷、故易傳謂之大生、謂其質之大也、坤其

靜也。翕、其動也。闢、翕者二者之聚，闢者二者之開。其中間，盡容天之氣。故易傳謂之廣生，謂其量之廣也。故坤者，乾之分，非乾之外，復有坤。坤之中斷者，即其虛處，所以順承乎乾，而震巽坎離艮兌，亦為乾之交錯散殊者，非乾之外，有此六物並存也。故連字與宙，莫非乾而万物生死隱顯，無一不出於乾。總之者，天也。天為積氣，虛而生生，其性情曰健，健故不息也。使天有一刻或息乎，日月大地便落下矣。而樞紐之地，乃在北辰，是之謂天樞。天樞無動，以為之主宰。天而微天樞管攝，則滿虛空，唯是一團游氣，頃刻而散，其不致萬物消滅者，鮮矣。先儒之論宇宙者，大略如此也。宇宙果為實物實理，而有所謂天樞者，其陽氣之會，神明之舍乎。雖然，太虛本無窮，曾無方所可言，而謂之有樞，是據物理推之，猶人之有心思，由乾陽為之根，而能視聽運動也。則安知非連吾之所居，在天樞之中乎。先儒又曰：陽之與陰，相對，如天地晝夜君臣夫婦大小。

貴賤進退虛實，皆然。坤之兩畫，所以象此。然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實非有二。易傳贊乾之德曰：大哉乾元，贊坤曰：至哉坤元，而非有二元。故坤之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以明大與至之無二也。故萬物陽來則生，陽去則死，生死皆主于陽。其陰氣凝聚，亦由陽為之唱，陽去物死之後，仍有微陽存乎其中，能成變化之基。故万物皆本於陽而無孤立者，必俟屈申相感，然後能成其為物，是之謂一本。即太極之所在也。旨哉言也。天既為太極之分躰，而其說如此者，太極不外于陰陽，而陽實主陰，以為萬化之源。與人之有心性，以主一身同揆，性即太極之本躰，心即其妙用也。夫陰陽二氣，無處不在，充滿宇宙，生生不息，宇宙之謂太虛。太虛即天，即生氣，為万物所由出，是為万物本體。外此更無本體，人有知覺運動，千差萬別，而不能祛太虛之相，是其本體自然。而然，一身百骸，皆在太虛中，生氣貫乎內外，周流親密，無物可比。

苟有一物介乎其間，則成大累，故飲食必需之物，而九竅為其填塞，則死，雖肉體現存，與土石無異，豈非本體受傷之故乎？父母之慈愛，而其跡歷兒，則亦致其死，豈非以其分之異乎？万物之生，其初氣化而已，隨氣之各異，所生不同，及形化相禪，則形化長，氣化消，而萬物氣化者，相續乎無間，人之耳目，不能視聽也，凡生類必需之物，莫如水火二者，火能消物，而不能直生，物，水能生鱗介諸物，而不能直生，人與陸產諸物，則知万物之生乎氣之和合，彼此異分，而然也，明矣。氣之輕重清濁不一，而水火土石之異質者，無外乎氣，氣之凝聚，即有物，有物，即有則，則即太極，苟無之焉，物不成，其為物也，而物之万殊，亦何疑焉？生物皆克異類，以養其體，故其生于清氣，能有智力者，獨逞其威，而一切劣等諸物，皆聽其制，莫非自然之勢也。万物自其相生而言，則無一不相生者，自其相克而言，則無一不相克者，相生者陽也，相克者陰也，陰陽循環無

息，故生者不必常生，克者不必常克，而生者固保其生，克者亦保其生，是知克者，不過為生之資，猶有水之生物，然後有火之消物，有火之消物，然後有水之生物，是為万物生生不已之理，如人之異論相傾，而彼此相資，要其於當不可易已，則亦莫非此理，是知陰囿于陽之中也，陰陽皆有所偏，而其實，陰者為偏中之偏，故偏于有，而居有之極，偏于無，而居無之極者，皆莫非陰，而必有微陽存乎其中，如至愚極惡之人，而必有靈明良心，土石之中空，不通外氣，而必有生機含蓄，是知陽為万物之根，變而不變，能主乎陰，未嘗至於絕無，則亦不可以偏言也。若使陰之相克者，一偏于克，而無陽之相生，則克者安得保其生，傳之無窮哉？故君子之道，法天自強不息，而謙以出之，遜以行之，不使陰克陽，是其所以相生，乃所以相克也，氣之無形者，而不相和，則震蕩激發，以資万物發生，如雷霆是也，况於有形諸物，其不相克以保其生乎？若夫同類

相保者、氣之所以求相合、亦莫非自然之勢、故人貴乎同類相保、而同皈于道也、抑万物在地上者、無不與地親附者、雖有至輕之物、爲風所飄、亦不能向大空颺去、是陰陽感應之自然、所以諸質妙合、鬱然發生也、否則日月星辰、山河大海、靜止不動、否則紛然紊亂、無有紀極、而万物漸盡壞滅矣、可見乾陽中正剛毅之德、葆合大和、無所不至、万物各正其性命、而消長聚散、未嘗有出乎其外者也、苟達乎此、則庶乎陰陽消長之跡、無不可繹、而太極常然之道、亦不是過矣、

天地之間、唯有一氣、氣之本體、殆無善惡可言、即至善所在、而其往來屈伸、則是陰陽、非陰陽不化、而陽動陰靜、不免有過不及、万物受之、清濁剛柔不齊、是所以有善有惡、雖然、天以陽爲主、陽包乎陰、故陽全而陰分、陽變而不變、陰不變而變、故陽統陰、陰助陽、則內陽外陰、是爲中而善、陰敵陽、陽陷陰、則內陰外陽、是爲偏

而惡、董子以爲、陽天之德也、陰天之刑也、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于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可見陽爲生、陰爲死、陽爲有、陰爲無、死者所以生生、而非所以死死也、無者所以有有、而非所以無無也、天道本一而不二、自其流行之體統而言、則專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故寂然不動、至誠無息、即陽之元神、必因感而後形、斯有兩、無兩、則無一、故感必有兩、兩即一、一爲陽、兩爲陰、一則純而定、兩則雜而變、陰陽一物而兩體、兩體故有感、一物故能合、感即合也、動而求合之謂也、天地万物、無須臾之不感、如父子之相親、男女之相慕、君臣朋友之相保、相須、雖螻蟻之微、亦無不然、而有感則必有應、感應者、陰陽之氣也、而所以感應不爽者、其理也、應由感致之、

而又致感、感又致應、往來反復相因、其理一也、如我欲惠人、而人反惠我、我欲損人、而人反損我、如世之相後數百世、而其氣相求、地之相去幾千里、而其心契合、如失意人贈物、物有怨氣、奸佞人贈物、物有濁氣、吉凶悔吝其機不差也、中則陽而吉、過不及則陰而凶、陽超形氣為乾、陰涉形氣為坤、乾元資始、所以生生不息、坤元資生、所以殺奪相尋、故万物莫不有對待、而對待者、常存於流行之中、乾陽為之主宰、自然流行、流行方能見其主宰、主宰即理、流行即氣、一體妙用不測而流行之中、自有對待、如繪事之必有素、非流行之外、更有對待、對待相生相須、如乾之亢與无首者為坤、坤之正且順者為乾、固非二物判然分離、彼此并位、相為對敵、故万物森然、各具其道、而其本體原於天、無有二尊也、易傳曰、乾坤其易之蘊乎、乾坤成列、而易立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陰陽對待合德、如天地四方、必

有定位、是所謂成列、而陰靜陽動、互為其根、屈伸往來不已、自流行言、則流行為始、而對待為終、自對待言、則對待為先、而流行為後、易道於是乎立、立者變而不變之謂也、愆陽不生、伏陰不成、是謂邪隱、天地万物之所以絕滅、故曰息、而其機終不可息、故曰幾也、易傳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內卦為雷、外卦為地、十一月積陰之時也、万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猶人當沉迷蔽固之時、忽然醒覺、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至誠無息、則不能終於一絕也、天地間、本無所謂惡者、惡者由其過不及而然、即雖曰過不及、其實過越者居多、蓋氣之易侵淫也、故夫過不及者、非道之本然、母論天地人物、皆不能安也、則知善者為根本、惡者為蘖支、善者為物體、惡者為塵垢、善者居十之九、惡者止十之一、善者經久而安、惡者倏忽而亡、間有不然者、亦不能外乎善、蓋善之無窮、所以有惡、惡者非真有惡、乃善之餘也、故殺人之為惡、天下固不容疑、

而野蠻之民、有殺父母、以爲功德者、功德一念、出于習俗之變、亦必有其說焉、未嘗謂是惡而爲之也、有血氣者、皆有父子兄弟之行、本于乾德之流行、互相保育、而其嗜殺如此者、豈其本然哉、殺人之惡、過於盜竊、盜竊過於賭博、賭博過於疾病、疾病過於昏睡、昏睡過於遊步、其自昏睡以上、皆非人之所適、而遊步、則有善有惡、惡者不如灑掃、灑掃則不惡而善矣、自是進至神聖、層累而上、其道無有窮限、而神聖自以爲神聖、則是惡矣、故天下之事、千差万殊、要皈于善、善爲之根柢、而纔離中體、則流爲惡、皆由人之自棄自暴、道無如之何、且夫善惡、係相對者、相對者、非本然、故天地間事物、以善言之、則無不善者、以惡言之、則無不惡者、以苦言之、則無不苦者、以樂言之、則無不樂者、以虛言之、則無不虛者、以實言之、則無不實者、以動言之、則無不動者、以靜言之、則無不靜者、以至于同異大小遠近輕重、皆無不然、善者藉彼有惡、方知其爲善、惡

者藉彼有善、方知其爲惡、苦者藉彼有樂、方知其爲苦、樂者藉彼有苦、方知其爲樂、如同異大小遠近輕重、亦皆由其相反、以知之、要在對待之處、就其發見之跡、而名之耳、非本體也、本體則至中至正、不容言說、渾融彼此、一致生死、故聖人說心神物理、其言雖異、而其要皆皈于誠敬也、彼善惡苦樂、虛實動靜、一切名目、皆爲下國人心所同然者、則知其所以然者、本備乎人心、非自外鑠之、即是道之本然、自一本而之万殊、生幾感應、周流貫注、無有一毫縫隙間斷、不必曰善惡、而善惡自然判別也、而是不唯人具、有此道、凡物皆具有之、物則專、人則雜、所以物之冥頑、而反寡失、人之聰明、而反多過也、歟、人如築路、而猶知飾非掩惡、物如糞溺糟粕、而皆有滋養穀菜之效、可見人物皆爲陽所包、不能外乎善也、故君子一心好善、不容自欺、接物善善長、而惡惡短者、以其惡之易去、而善之不可離也、非強之也、董子曰、樂而不亂、復而不厭

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信哉言也。樂而亂者其太過也。復而厭者其不及也。皆由失道致之。是之謂惡也。學者宜擇乎善而固執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其要不外于誠敬。蓋誠者天道也。中實即實理。故為一。是一於善者也。敬者地道也。中虛即虛心。故為一。是分善惡者也。是知君子修道。心主誠而身行敬者。是坤受乾也。而心之有意必固我。必發於事。易致失錯。輒害本體。皆惡之類也。惡字從心從亞。非心之本體。謂之違心。可不慎哉。孔子嘗學易曰。可以無大過矣。孔子大聖且。不保無過。差可見道之無窮。而惡之由過不及也。故君子常自省其身之不肖。查檢病痛。深到隱微。其有不。少安者。務克治之。常恐獲罪于心。心之神明。則中體自然在此。可以進于道也。若夫混視善惡。以為一本無別。用私智紛擾。偏視陰陽。支離仁智。而不依中庸者。是其根本既拔。而萌蘖不存也。與行尸走肉奚擇。而欲其義精道通。智德長進。奚異于却

行而求進乎哉。莊周所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不該不徧。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者。周亦不得不自任其責。而後世則尤甚焉。是無他。一誠不立。好德未純。之所致也。可不察哉。

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自兩儀而四象。而八卦。皆陰陽之數也。先儒謂八卦者。聖人則河圖以畫之。與洛書九疇互為體用。以盡陰陽之變者也。太極則陰陽未判。其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是為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為四象。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得諸河圖之五。而在洛書。則其十分之餘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於是三才備。而有八卦之名。其位為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易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

數也。此伏羲之易也。是為先天卦位。乾居南、坤居北、離居東、坎居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為六十四卦矣。數往謂順、天左旋、即自震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知來謂逆、天右行、即自巽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又曰：帝出乎震、齊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文王之易也。是為後天卦位。震居東、巽居東南、離居南、坤居西南、兌居西、乾居西北、坎居北、艮居東北。帝主宰萬物、故冠八者相見、謂物形明著也。致猶委也。委役於萬物、無不養也。說言、謂物形充足而說也。戰者、陽自陰中萌動也。勞者、陽方脫乎戰也。成、完全也。言萬物成終而復始也。先天後天、相為表裏。其位數未嘗不相合也。易傳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飯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就河圖之數、而言畫卦之原也。天地為陰陽對待之定位、自一至十、為陰陽流行次序、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陽之奇也、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陰之耦也、一二三四五、生數也、六七八九十、成數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一生一成、合為一位、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也、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彼此相比也、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相得、則二氣迭運、四時順布、有合、則內外賓主、互藏其宅、所

積也、相得、則二氣迭運、四時順布、有合、則內外賓主、互藏其宅、所

以生成消長、而不可測度也。河圖與洛書、皆以五居中者、何則凡數之始、不過一陰一陽、而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河圖主生數、故五亦具生數、其下一點象天一、上一點象地二、左一點象天三、右一點象地四、中一點象天五、洛書主奇數、故五亦具奇數、其下一點象天一、左一點象天三、中一點象天五、右一點象天七、上一點象天九、而其一六在北、三八在東、五在中者、圖書皆同、而圖之二七在南者、於書則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者、於書則在南、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衍推衍也、言推數以生著也。五十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數、而言太極為數之體、虛而不用、故其用唯有四十九、蓋數始於一、成於十、十復返於一、自毫忽至京坻無窮、太極唯一、乃數之所以由

起、至四象、則有一二三四、積之成十、就十中除一、則為九、九老陽也、除二則為八、八少陰也、除三則為七、七少陽也、除四則為六、六老陰也、又積自一至十之數、則成五十五、是天地之數也、就其中、以五十充著數、以其餘擬卦位、則生一不足、而著止用四十九、則一有餘、而著之與卦未定也、臨筮時著虛其一、退成四十九、卦進具六虛、以待六十四筮者、乃齊潔衣冠、北面致敬、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焚香質疑於神、以右手取一策、擬之太極、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之几上、以象兩儀也、次以左手執左策、而右手取右策、之一、掛於左手之小指間、以象三才也、次以右手揲左手之策、以四為節、以象四時也、次返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扞之左手無名指間、以象闔也、次執右策、以左手四揲之、返其餘策如前、而扞之左手中指間、以象再闔也、四為正數、奇為闔數、而掛一一、揲左二、扞左三、揲右四、扞右五、是為五歲之象、再扞之奇、通

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劫、再執其餘策、分二掛、一、揲四、飯、奇、皆如前、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二篇謂上下經、四營謂分掛、揲、飯、易變也、一變而老少未定、故曰易、三變得一爻、四五為少、八九為多、而五與九並去其一、則少有三、四、三少為九、為老陽、多有三八、三多為六、為老陽、一少兩多為七、為少陰、一多兩少為八、為少陰、既得初爻、復合著四十九、如前、三變則成爻、十有八變、則內外備、而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為卦、數乃定矣、著之德圓以神、故以七七為數、象陽之圓、卦之德方以智、故以八八為數、象陰之方、是用七七求八、得九與六、以推吉凶、悔吝也、其法老極而變、少守其常、故六爻皆守、則察象辭、變則視爻、若二爻變、則兼首尾而占之、三爻、則合兩卦而占之、四爻五爻、則視其所存、四變存二、五變存一、二者分而占之、一者專而占之、六爻皆變、則舍此從彼、如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是也、凡卦自下而上、故下

三爻為內卦、上三爻為外卦、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為正、為主、悔為過、為客、六十四卦、皆由內達外、內卦以二為中、外卦以五為中、而初三五為陽位、皆奇數也、二四上為陰位、皆偶數也、九為陽、六為陰、爻之奇偶也、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正、六二九三是也、陽爻居陰位、陰爻居陽位、為不正、九二六三是也、卦有承乘應比、內卦與外卦、以位相應、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一陰一陽、則相應、九二六五是也、並陰並陽、則不應、九二九五是在上曰乘、在下曰承、相並曰比、五為君位、二為臣位、四為近君之位、又有互卦、謂卦中四爻、自二至四為一爻、自三至五為一爻、大傳以為中爻者、是矣、又有卦變、謂剛柔往來、即兩卦陰陽换位也、蓋易以交易為體、以變易為用、如先天圖一邊皆陽、一邊皆陰、各各相對、而亦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往來交易也、自乾至未濟、皆二卦反對相並以叙象、由其反對取義、如隨自蠱來、蠱自隨來、泰自否來、否自泰

來剛柔二爻、或自內往、外或自外來、內錯綜而言也、是先儒說占筮之大略也、或曰、十八變而成者、以三畫言之、若重畫六爻、以成其卦、必要三十六變也、後世有略筮、其法用五十策、去一、立之筮、積以擬太極、唯用四十九、左手執之、合本開末、粗為扇形、以右手拇指、當其所開之中間、以四指抱筮、捧之額上、閉眼收息、以念其所占之事、猶與神明接受、教、精誠凝聚之時、以右拇指、隨手平分、為二、以象兩儀、乃置右策于机上、取其一一、掛之左手小指間、以象三才、右手數左手策、以八為節、由其卦有八、最後合小指間一策而數之、其所餘一策、則為乾、二策則兌、以至八策無餘則坤、是為內卦、再揲筮如前、所得為外卦、至此始重畫六爻、以成一卦、又揲如前、而以六為節、以其餘策見爻變、一則初、二則二、以至六則為上爻、於是、以卦辭彖辭大象觀其所占之大體、以其爻辭斷一時之吉凶悔吝、是為最簡便也、易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考其所處之當否、用易、則決其所值之吉凶、當否、唯察其理、吉凶、唯辨其義、學易固為學者之事、用易亦莫非學者之事、聖人欲學者收其放心、用心誠篤、無二、對越神明、無所愧怍、故占筮鄭重其儀、繫靜不動、以至十有八變之久、猶禮之繁文縟節、以杜人欲于橫流、所以為教于天下也、後之人不能如古人至誠接神、經十有八變、則從略筮之法、占之、亦猶禮之損益隨時、其義固不相妨也、傳又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著未有三定體、變化無方、所以知來、卦有定體、事理一定、所以藏往、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之心、唯有此三者之德、不存一塵、與洗滌相似、無事則其心寂然不動、人莫敢窺、有事則隨感而應、是不待卜筮、而知吉凶者也、學易至此、無以加焉、夫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

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故六十四卦為體、三百八十四爻為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卦者易之已形者也、爻者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皆有數、如天地晝夜、君臣男女、大小貴賤、縱橫高下、剛柔輕重、動靜善惡、進退虛實、是所以坤之二畫為道之分、而數必變、未嘗有一刻不變者、故吉不足恃、而凶不足畏也、所謂元吉大吉者、自非聖智、無以當之、聖智之人、躬體易道、至誠無息、不以聖智自居、故無往而不吉也、彼自以為吉者、安得保其吉哉、至于未形未見者、本無數之可言、清明洞然、無有限量、天地日月神人万物、皆出于此、是所以乾之一畫為道之全、人心唯有道之不可離、至誠無息、故能學易者、誠之為貴、知數之不可如何、察義之可為、吉凶悔吝、不過為義之符、義外更無吉凶悔吝、視天地之大、而非大也、毫毛之小、而非小也、晝之明、而非明也、夜之晦、而非晦也、往之古、而非古

也、來之今、而非今也、是之謂以道御數、夫道本于天、即太極之本體、數之所以由生、固非數之所得而算、故數能使人貧賤、不能使貧賤者、不勵志砥行、使人富貴、不能使富貴者、修德慎操、豈非數為人所制乎、然而乾乾夕惕、莫非樂、憧憧往來、莫非苦、故君子視數之大訓、為道之所以伸、視事之屢敗、為志之所以成、達乎陰陽消長之理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豈非深知易者乎、禮經解述孔子之言曰、繫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繫靜屬行、有得於洗心退藏也、精微屬知、有得於極深研幾也、若索隱究幽、而惑於術數、則違叛正道、而入於賊、蓋不善學者、必自賊、有類利刀傷手也、莊周亦稱易之道、陰陽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彼好言數者、動與陰陽爭、而不知求之于道、故常致寇至也、知道者、知其不可免而安之、所以能御數也、嗚呼周之知易、

可謂次孟子者矣、而疎于修身、不知立命、則是為未免于賊也、

鬼神第十三

鬼神有祭、四海人情所同、聖人從而修之、自祖考始、及外祭祀、祖考則配諸天、外祭祀、則如社稷山川、及先世有功德者、不比天之尊且大、要由其精明之氣、能保民物、永為萬化之源、而民信其福善禍淫、為之節文、使適性情之正、不與道背馳焉、其單言神者、總天神人鬼、言鬼者、指人鬼、而連言鬼神者、人鬼亦有神靈云爾、商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周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內史過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可見當時為鬼神之說者、不外乎人之性情也、孔子不欲語怪力亂神、及贊易、始及鬼神之說、蓋為後世辨惑、非得已也、而祭祀、則未嘗或忽焉、慎終追遠、與民由之、以為極致、故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皈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魄即精、氣即魂、精為陰、氣為陽、氣本分於天、與天為一、故死則發揚復本、洞明玲瓏、而其神四達、猶日光廣照、尤能感觸人心、使人竦然傷悲也、物之精說魄、神之著說魂、著猶言如在、其氣之伸而不測也、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蓋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其始化者為魄、魄依形而立、所以視聽運動、生下即見其用、故曰始化、魂無形可見、靈知長進、故曰陽、魄屬質、其機一定、魂屬心、其用無窮、而纔有魄、便有魂、非謂漸有所知、然後為魂、譬如燒肉、其有液汁流出、便是魄、其為煙而放香者、便是魂、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體質、故魂魄神氣一也、非氣之外有魂魄、神而氣亦非有二也、先儒以為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其往而既屈者為鬼、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

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是也。若自魂魄言之、天地万物、莫非魂魄所在、人之生死亦以之、無他、以魂魄即鬼神、鬼神即陰陽也、陰陽之氣、不外乎天、天者其體也、陰陽者其用也、高攀龍曰、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樞紐謂活機、不外乎軀壳、言軀壳無所用、而陰陽之氣、未嘗有盡也、盈天地、無處非斯氣、亦無時非斯氣、而人心尤為鬼神之會、靈爽無比、其與祖考相接、常由祭祀致之、安可已也、吾心思慕祖考、由我與祖考本為一體、善惡功過、皆祖宗心氣所存、故誠敬以承之、凝集精神、純一不貳、所以吾之誠與祖宗、交感無間、相與進善遠罪、而致家國之福也、物雖至微、必通二氣、況於人心乎、陽之與陰、猶樹木之有本末也、人之與鬼、猶其有表裡也、而謂鬼無感

無應者、豈有此理哉、氣根于祖宗、具于我、傳之子孫、未嘗有一息間斷焉、既有吾躬、而謂無祖宗者、是自賊其身者也、孔子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就其所感而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蓋精粹純一之氣、凝聚于一心、與祖宗在天之靈、合一無間也、孔子嘗答或問禘說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蓋禘為王者之大祭、王者祀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世代已遠、音容不接、而追思弗忘者、由其知精神一脉相聯、而仁孝誠敬以格之、則其達民物一體之義也、明矣、所以達天下之務也、中庸又引孔子之言曰、明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社之祭與禘無異也、如學者釋奠先聖、亦由其理義相關、合一無間、故致精神流貫、彼此無間也、烏呼、祭祀之節、本於人心之不可已、即道之自然也、道也者、窮六合、亘萬世、一定不變、而備乎人心為之本體者也、人之於祭祀、其安得忽之

乎哉、

人身有生有死、而性無生死、性自元氣來、與元氣同體、故其心純于道者、死則復皈太虛、同體正氣、蓋其生時形骸用事、而其心周流無窮、况復太虛者乎、其於立太極中正之地、為萬物感應之源乎、何疑焉、周詩所謂文王陟降、在帝之左右者、是為正神、陽為之主、而陰為之輔也、其沴氣所鍾、淫惑憤恨、而不得死然者、為濁質所牽縛、或結成妖孽、變現百出、久之不得與正氣合、猶生人有惡行、而囚于獄中、陰為之主、而陽為之役也、妖雖沴氣、無陽則亦不能成、而終無不散之理、其不散者、猶嚴冬額盈之水、凍凝為冰、盈碎而冰尚存也、易傳曰、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反終、言原未生之始、復乎既死之終也、遊往也、為變、謂魂陽變為鬼神、如所謂妖孽淫厲、亦莫非鬼神也、蓋終者復其始者也、始未嘗有、則終亦無有、是知始之無我

也、始未嘗無、則終亦無、無安得隨死而亡乎、是與未知生焉知死之說、互相發、死生者、不過氣之聚散、知氣聚之為生、則知氣散之為死、氣雖混濁者、未嘗漸盡、况其純粹者乎、純粹者道也、知道者、大和在身、真樂常存、無他、見其正氣之浩然不息也、見其邪氣之縲然日屈也、天地之始無非今日、万物之情、不過一性、宇宙在我、玲瓏洞徹、外此更無宇宙、是鬼神之本體也、豈嘗恍惚云乎、豈嘗不死不生云乎、莊周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言死生、不過一氣之隱顯、而鬼神獨立于隱顯之中也、達哉、猶多生死之言矣、孔子不語死生鬼神、為其無可言也、然當其時、智巧日開、多疑鬼神、之有無者、謂之有則、近于褻、謂之無則、近于慢、慢之與褻、非所以為教也、乃答門人問鬼神、曰、未知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至理無二、神人一揆、如生前不能事父母者、安得至死後事之、故事神、須自事人始、不可褻也、又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

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自知者非言語所及、欲其盡人事也、知生則知死、知人則知鬼神、生死鬼神、其猶樹木之有本末、大小表裏、內外乎、其氣無不貫穿也、又曰、丘之禱久矣、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言媚神不足致福、唯其積善不已、乃邀福之道也、蓋道外無福、亦無鬼神、道之不可誣、乃鬼神之所以不可侮、慢也、其貴于人之自修如此也、子思論鬼神之德、弗見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蓋以鬼神爲主、以物爲客、先有陰陽之理、爲之體、而後有萬物、自始至終、而無一物遺之也、其下繼之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蓋鬼神之德、實然之理、充滿宇宙、在在著見、無往不在、其使人齊明盛服者、正其所以不可遺、感應隨祭而在、由于鬼神在人心內、雖屋漏不可誣、非待有祭祀、然後洋洋如在也、王充曰、神者伸也、申復無已、

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皈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是則然矣、而論其精氣散滅、則吾無取焉耳、其言曰、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殄不悟、則死矣、殄絕也、謂氣絕也、又曰、人之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痛之甚也、病死之微、猶惛亂、况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况其散也、人之死也、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是未達萬物生死之源也、天下萬物、輕清者動而靜、重濁者靜而動、動者或過或不、及、靜者常止、中正、譬猶耳目鼻、寡有過舉、手足舌常釀災禍、萬物皆然、萬物由氣凝成、愈凝愈著、如大氣偏於重厚者、爲風、颶、拔、樹倒、屋、故物質至堅者、雖曰寸鐵、可以殺人、而其終亦必散、而皈於大氣、千轉萬化、無息其精明純粹者、獨能皈天、與元氣同體、常爲

万物生化之原，是其無知覺者，乃所以爲真知覺也。范鎮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力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是亦與王充同見。斷其精神散滅，非知道者也。氣絕之人，猶能記夢，不可謂之無精神，而氣絕在壯者爲多，則必有說焉。觀彼赤子精神尤能動人，而不知其自投水中，老者臨死遺言，亦能感人，而氣息奄奄，不得如意，則知精神之靈，不隨軀壳之鈍，而變化，即與太虛生生之氣，一其體，而生生不息也。太虛者人不得無之，吾之精神，會太虛生生之粹，安得無之，而又何欲無之乎？人皆不知生之前，而信其有，則不難矣。不知死之後，而不信其有，謂之何？吾之感應不已，乃人之所以感應不已，今之本體快樂，乃後之所以本體快樂，吾一以貫之，豈得有彼此哉？君子不言死生，而精明在身，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知其如此而安，如此而不安，雖在暗室屋漏，不敢容一毫虛僞，則必有自得於生

死之外者焉，非言語可傳也。萬物一體也，變化相續于無窮，謂之土石化爲草木，草木化爲人獸，人獸又化爲土石，亦無甚不可者，而之所以然者，實有神爲之主宰也。神乎神乎，無知其始，無知其終，亘于六合，貫乎古今，無一處縫隙，無一息間斷，而其彰然可徵，凜乎不認者，斯道爲然。道存乎萬物之上，即神之全體大用，至善獨立，於穆不已，唯人心之靈，能爲與之一，唯神聖能爲保其一，故道之存乎人，無分於彼我，不必言言語文字之標榜名目，而人之多下愚，自棄自暴，動致有失錯，自古之大患也。如我天神太占之說，見於神代之記，猶彼伏羲畫八卦，教人占筮，聽于神，以自新乎，自伏羲而文王，而周公，而孔子，其言愈精，其心愈切，勢之自然也。非道之存於古也。如我三神造化之說，其理固有亘萬世，而不可易者焉。曰天地初判之時，有神生於高天原，名天御中主，次高皇產靈，次神皇產靈，是自萬

物發生之後云爾、非神之初生也、古人純朴、口碑相傳、深信三神、以赤心事之、如有得於天神告戒者、觀諸神代之紀、屢有高皇產靈之言、可以見矣、其間多神怪奇異之說、蓋草昧之民、智見未長、經驗不多、視先知所爲、出已意表、以爲神靈轉輾訛傳、以致之、未足亂真也、今因其名求之、三神者、蓋爲天地日星万物之樞紐、自其德之至誠至中、無所偏倚、謂之中主、自其至明至顯、不可認罔、謂之高皇產靈、自其至靜至幽、不可測度、謂之神皇產靈、即是天道神明、而銘于人心、虛明靈照、活潑流行、常爲万事万物之主宰、與易傳太極生兩儀之說、正相脗合、而經數百歲、無復唱道器等說者、蓋人皆知聽于神、祇除不肖、而道存乎不言也、然是不特我邦爲然、西土先王、皆常稱天、以教國人、其理之最精者、唯有天地父母、及天生蒸民數語而已、未有說其所以然者、蓋由其民純朴、深信鬼神之不可認、而一心事之、無所致疑也、人之處世、莫要於

自知其身之不肖、而克治之、心身清淨、俯仰無所愧怍、然後本體斯全、三神顯現、能成其爲人、故伊裝諾太神、躬親潛於中瀨、所以息妄自慊、神祖躬親顯齋、所以悔過自修、而後世事神之風、徧于全國、畏敬匪懈、風化之美、卓絕宇內、皞皞乎其無事也、人道至切要者、曰分義、曰報效、曰共濟、其事跡著于神代者、如八百萬神天安河之會議、所以推賢參政、而自保其樂利、是爲分義之實、天祖定天壤無窮之祚、使天孫在上、恭儉仁善、而民皆則之、勤儉奉公、以登國基、是爲報效之實、太國主太神備嘗艱難、百折不屈、芟荆蒺以拓國土、身踐其位、保其祿、而終讓天孫、無悔沮、後世稱爲司福之神、由其一視人己、不敢自私、是爲共濟之實、夫人有分義之實、而居之以正直、不敢詭隨、有報效之實、而守之以忠信、不敢逆詐、有共濟之實、而行之以仁慈、不敢暴慢、是所以能克一身之不肖、而復皈三神之本體也、如祭神拜先、亦皆無不然、蓋万物性情、

必復虛明之體，乃能平妥順適。如大德之人，有功勞于民者，其精神浩然，存乎天地間，是吾之尤所歎羨而求合，安得一日違之哉。是非想像之私也，乃至誠也。至誠之道，即神之所在，而天下自然響應，其妙不可測也。故孔子謂知禘說者，治天下之易，如視諸掌也。而是豈媚神求福之謂哉。求福無理，猶穿窬之盜，反將得罪，是不知也。孔子謂遠鬼神爲知，亦爲此耳。故君子之於祭，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以致思慕之心。思慕之心在我，我與祖考爲一，故凝聚精神，不使一點污濁之氣，雜于心思。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心之誠，情之至，不暇顧死者之無知。有知，所以與神明交感無間。蓋我心即祖宗之心，即陰陽之氣，亘古如一，故人之言論動止，好尚風俗、法律、政治，無一非祖宗精神之所在。其有死生人鬼，猶樹木之有根莖葉實，一氣貫穿，不可分截。有我身而曰無祖宗神明者，是輕棄其身者也。君子以万物爲一體，而吾身爲万物之本，祖

考爲吾身之本，万物於我，猶心腹之與四肢也。祖宗於我，猶少時之與老後也。其於祖宗經營所存，雖書畫衣衾房屋犬馬，無不敬愛保護，況於文章事業乎。況於精神所以致之者乎。吾心對越祖考，誠明純粹，不容一毫愧怍者，是祖考來格之實也。來格唯自精神凝聚上立言，祖宗固不外乎我之精神也。祖考精神在天地間，而求諸外，不如求諸內，求諸遠，不如求諸近，所以立万物一體之本也。人與日月星辰一切万物，其氣相通，親密無間，常集物精以奉其身，知覺運動，有善有惡，施諸世人，以爲習慣，傳之子孫，以爲模範。雖一言一行，未嘗磨滅也。吾之爲生，不亦重乎。人苟知生之不輕，雖一息不可忽，則知神明照鑒在上，無間生死，而是非凡愚所及也。宜誠明一心，以事鬼神，即是自致多福者也。神明非他，乃氣之精粹純一者，是爲天地萬物之主宰，即與人之德性至誠無息者，一體無二也。所謂天地待人而存者，由其精粹之氣，會于

人心靈妙變化、卓越萬物、故祭祀一節自常人觀之、則若甚不切于人事、而其實所以被除不肖、能報效共濟、全本體、乃分義報效共濟三者之根也、天地間無所謂空者、空者吾心靈明之本體也、又無所謂時者、時者吾心不息之妙用也、吾心之與肉體、與天地、一體無二、即實物、即實理、本是一元之氣、生生存存、而不能無過不及之失、所以有惡、然失者、非其本然也、本然至善、故自其分合聚散無常而言、則物也、自其變化相續于無窮、未嘗失度而言、則理也、有理斯有物、有物斯有理、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物之不齊、千差万殊、要之一氣而已、一氣生生有條不紊、斯含衆美、無不完全具足、所以万物鬱然發生、自非万殊、無見一體、猶樹木之有枝葉菓實、而定其為松柏、為榆柳、枝葉花實之結構巧妙、即生氣長遂之跡、即理之所在、不得不然、而以為妙為靈者、人之妄蔽、不純乎見道、故致疑于此也、元氣即道、即鬼神之本體、包宇宙至無外、

判微塵至無內、万物大小、各自滿足、而大能率小、純能制駁、故天能率地、地能率其所生之万物、万物盈虛消長、皆從地氣之盈虛消長、故道之道包乎天地、天地之道、包乎万物、天地万物之道、包乎人、人之道包乎動植諸物、推之一國一家一身、皆無不然、然除小則不見大、故天之無窮、由其昭昭之多、地之廣厚、由其一撮土之多、是大埃小而存也、是之謂大小一體、万物無知其始、無知其終、而知今日如此者、所以知方古如此、除今則無方古、是方古由今而存也、是之謂古今一體、故無我斯無人、斯無天地万物、而我之成其為我者、即天地之所以成其為天地、故人道貴乎至誠、能知其身之不肖、而被除之、能事父兄、夙夜匪懈、生致其孝、死致其誠、施及他人、莫不忠信、願諱三神之有常、求與之合為一、則浩氣長存、不隨形器而亡、而能為万物之樞紐主宰也、夫万物無不復元、大元純粹之氣、恒古不易、而妙用變化、莫非鬼神之實、所以万物生

生無窮而、其無生氣者、如土石金水、皆氣之所凝成、各具其性、或偏于一、或禱于二三、不為相通、久而散、散而復聚、皆自然也、其有生氣者、如草木、能資他物而生、而不能避害就利、以保其身軀也、其稍靈者、如禽獸蟲魚、率知避害就利、或能同類相保、以防異類之災、而未能製器械、作衣食、以榮其生活、其最靈者、為人、成群立國、辨是非、分淑慝、未能不藉學問思辨、而安于氣之正、終身保其無事、是聖人之所以卓越人倫、而贊天地之化育、謂之土石養草木、草木養禽獸、禽獸養人、人養神聖、亦無不可矣、養者為從、受養者為主、可見精粹之氣、為天地万物之主宰、而聖人能體之、精明在身、氣志如神、以能為万物生化之源也、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言人則兼神聖矣

岡本子卷之四畢

岡本子卷之五

阿波 岡本監輔 著

政法第十四

天下之事、有是非、率本於一心之正邪、而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如方圓大小之不可誣也、間有事非而心是者、出於一時為君父謀、及救護他人之行、勢非得已、故事定之後、人皆服其心之是、是之謂明德、明德即良知、道之所以順出也、夫明德為一切事物之本、自然明覺、酬酢本之赤子之性、徵諸庶民之心、而一體不爽也、或有昨是而今非、昨非而今是者、率在制度文為損益之間、皆由一時風氣習尚之異宜、以致之、即民心之變動也、而亦不外於道焉、君子為政、以民心為主、以為民心所在、道之所在、好惡愛樂必與民偕、而不敢違也、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楊子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々、不捨晝夜、又曰塗雖曲、

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殆、是之謂歟、故君子行政、必察人心所安、以保全之、從氣運所趨、以利導之、不敢謂小民無知、以施壓制之政也、不敢謂智略絕人、而用機變之術也、蓋君之所以爲君者、在得民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之謂民之父母、不若是則不足以稱父母、而非所以爲君也、皋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之賞罰、本于民心、故君子動作、必順民心也、管子曰、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蓋民心所趨、即至道所在、不可以爲無知而侮之也、如古之人、遇天變地異、必加惶懼、亦唯順人情而已、豈嘗畏天云乎、淳朴之民、有戒懼之心、吾從而成之、以保其誠、乃所謂仁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之也、以不仁、故人心之從違向背、則治亂存亡之源也、可不畏哉、管子曰、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

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言非身君臨之、故位不足恃也、又曰、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言與民同憂樂、不挾一私、則民之爲非者、皆爲衆所仇、故其勢不可破也、賈子曰、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董子曰、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於天下、故爲民上、而從民心者、聖賢爲政之大法、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若夫雜亂糾紛之事、衆人所見不一、是非難辨者、至誠以求之、斟酌彼此、如在樓外望樓、以察樓之高下、在鑿外抱鑿、以檢鑿之輕重也、則可以副民望、而濟事變、雖不中不遠矣、要由萬人相保之道、行其所無事、而不強爲也、是之謂代天、代天者、順道之謂也、道爲万人公有、故以道行政、是以民治民也、謂之

代天者、信人道之出於天、而與天一揆也、故其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德曰天命、罪曰天討、言天理之自然也、非謂其不可測度也、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天之功也、而生長者自生長、斂藏者自斂藏、皆從其性、天無與焉、聖人法天代之、其猶是乎、吾心生物之仁、未嘗有息、而有盜賊之罰、彼自罰也、姦宄之誅、彼自誅也、其賞善亦然、吾無與而已、荀子曰、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言吉凶由人、非天好惡之也、雖聖人治天下、奚獨不然、聖人下以一身之所遇、遷心之所存、而天下自然皈之、譬諸水之平、而傾者取法、鑑之明、而醜者忘怒、雖有奸猾大臣、逆節已覺、則不得不自伏其罪、雖有偏見學士、淫志已露、則不得不自悔其罪、道之制人如此、聖人度量、唯其道也、其大如天、其明如神、而又何患民之不服、國之難治哉、大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自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

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管子曰、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巧、管子之言、與大公正相發、有味哉、無以尙矣、管子又論人君有三欲、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是亦不可改已、故聖人爲政、雖在雜亂糾紛之世、必有要道混一彼此之制、易知易行、不問言論之是非同異、人物之知愚賢不肖、而一切容之、有如大山不讓土壤、以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以就其深、有違制者、從而罰之、要順民心、保民安而已、不敢以一已擾之也、水濁則魚噁、令苛則民亂、亟解系之紛者、反益其紛、急弭人之怒者、反助其怒、聖人爲政、安事察察之明乎、管子曰、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官上之道、所以建百官也、其中即職事

也、人君言職事、則下不敢自盡、必至畏罪慎默、百官言外、則爲越職、又曰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善猶巧、謂才能也、君有才能、則好自用、所以不公也、荀子曰、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治一、則百事正、言人主役心于細故、則其於當務之急、不能精究、必致百事荒廢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万物之始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聖人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蓋尚自然、而不自我唱也、古之言善政者、不過如是、莊周則其甚者爾、管子嘗稱隰朋之仁、可任國政、其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君不以其心、亦不忘家與身、豈蓋暴露之家五十、而其人不知孰爲之、是唐人所謂不痴不聾、不爲家翁者乎、莫非虛靜無爲、以保民安之術也、夫道之在人、日用常行、不

難探究、而有大中、有時中、大中者、萬古不易、時中者、隨時制宜、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要之太中爲體、時中爲用、用本于體、而流行無窮也、徒論其用、而不及其體、不善其躬、而責之于人、未有能爲政者也、可不熟講而深察乎哉、

君子之爲政也、一心既正、俯仰無所愧怍、則國之治、天下之平、即在於此、蓋所探者約、而所及者廣、莫盛于人心也、然身之與家、我之所有也、人之與國、我之所無也、故要其無誤、一身則易、要其無誤、天下國家則難、故自古君子之論、常合於學術、而多反于治理、者、皆學術之未達也、大凡爲政、有本有末、身者本也、國者末也、不可遺本從末、遺本從末、猶屋上植無根之木也、安有不枯死者哉、學者或說詩書有明德俊德等言、皆就其撫民有廣大高明之事實而發、與心性無相涉、然德也者、本自心性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心性精微所在、未有外乎心性者、則論心性至精微、亦莫非

必然之勢。若徒考證文字，謂聖人專務乎事實，不問心性，則是分心跡爲二，其不致鄉愿賊德者鮮矣。譬諸樹木枝葉暢茂者，由其根本無朽蠹之患，未有有枝葉而無根本者也。爲政者，先無獲罪于已，而後能免罪於民。民之罪我，非我之罪，而何故當大任處大事，而欲其無誤天下後世，要修諸一身，誠明、中正、無偏無黨，然後可以範一世也。禮大學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工人爲物，度之以矩，君子處物，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所惡于上，即矩，毋以使下，即絜矩，不施其所惡，則人各得其所也。舉所惡，而不言所好，孔子所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者也。凡天下之事，所惡者易知，所好者難察，故施所好之善，不如去所惡之惡。去惡則飯無事，乃所以爲善也。固非不知善之可爲，而豈終

于無爲者哉。故善爲政者，未嘗爲一時一己之計，競名誇功之行，必稽於衆，以處之，本於情性之正，凝然中立，堅忍不拔，動作有度，進退由禮，取於民有常制，用財寧過於儉，不敢暴殄一物，使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故其初若怯懦，而終有可觀，是聖人之所以貴乎德教也。孔子曰：凡民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所謂制度者，必有儀型可則，發諸德性，非止政刑禁令之謂也。文運漸進，天下多事，多物，則德教亦有所不及者，故慎修政刑，以防範之，固非得已。然君子不忽自修，以爲一心自修之意，則民之自修者息矣。不强民之從我，而其心不忍忘民，常欲民之修小禮飾小廉，以相和輯，相扶持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

且格。又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夫德禮者、自修之謂也、德禮修于上、則民觀感而做之、非如政刑僅禁其外之繁擾且多勞費、所以爲可貴、如家翁治家太嚴、而不自檢其身、則子弟從之、而其心不服、幸其外出、及死亡、輒爲不善、無所不至、而家翁謹厚者、反之、是德禮政刑之辨也、蓋德禮者、自本及末、自內達外、君子之心也、政刑者、自流溯源、自粗入精、小人之事也、然而小人常憂其多、君子常苦其少、故德禮不可不急、而政刑亦不可忽、德禮猶穀肉養氣血、政刑猶裘葛護寒熱、然政刑所禁、德禮固不許、而德禮所惡、政刑不必尤、故德禮能令政刑所令、亦能禁其所禁、而德禮所令、則政刑決不得禁也、是爲政刑囿于德禮之中、蓋政刑止于補翼德禮、故不得出德禮之外、以阻其長進也、可以見德禮所包之大矣、豈非責君子者重、而待小人者輕乎、

然德禮本于自修、無不從心志所欲、而快活自在、固與政刑自外劫迫者不同、故其所謂責君子者、乃其所以自責、而與人相保于無事也、非嘖嘖問難、吹毛求疵之謂也、欲責君子而咻之、是欲勞作而斷手足之類也、可乎、君子常少、小人常多、而吾專以德禮教而愛之、其仁有窮、故制刑以示之、使其畏而避之、如室有藩籬、而外人不取、闖入、有犯者不敢赦、刑一人而千萬人懼、是所以愛千萬人也、然尙設法用情訊鞠、如鰥寡孤獨老弱愚不肖、困窮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罪之疑則不敢誅、功之疑則不敢倍、務察囹圄、臨刑不苟、有類鍼灸肌膚、鞭朴愛子、以爲民之犯法、常由世之陵遲、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求所以生之、不求所以殺、故其見殺者、至死無怨、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又曰、聽訟以寬、寬之之術、飯於察、察

之之術、皈於義、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所謂意者、小人一時之用心也、義者不私愛憎之謂也、能察一時犯罪之情、曾無愛憎之私、所以期于無刑也、管子曰、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易祿可無歛、有可無赦、言情雖可憫、而義不可赦、則誅而有祿以易之、則收其祿、而宥之、既以義易祿、則不歛贖、其祿猶有、則斂之而不赦也、是亦斷獄之不得已者也、管子又曰、民母重罪、過不大也、民無大過、上無赦也、上赦小過、則多重罪、積之所生也、又曰、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無赦者也、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是與孔子所謂赦小過及陳道三年、然後用刑者不同、後儒或譏其雜霸、然書有刑罰世輕世重之說、荀子亦稱亂國用重刑、而自古求用刑之疏、反至于數者、不可枚舉也、則亦未可輕議其非、蓋孔子之心、貫

乎万世、管子之術、行乎一時、彼此相須、而成用者也、抑禮教君子、未足以見聖人之仁、至於刑威小人、尤足以見聖人之仁、譬諸天地愛物之心、復於霜雪嚴凝之日、而是不獨聖人爲然也、一陽萌於至靜之中、人心生幾、自然而然、即是天性所在、唯聖人能全其本體、無所不達、故天下化于不言之下、而不怨其殺之者也、人情喜溫惡寒、欲涼惡熱、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故聖人明德善善惡惡、莫非天下之公、嚴刑必罰、莫非仁民、舜之制刑、曰好生、湯之慎罰、曰刑用勸、其用心何如也、是其所以雍澗之化、洽於四海、非後世所能及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人物消長無窮、猶人之老少時變、古人事跡、皈泯滅者、曷可勝言也、而其一定不變者、人心之天也、彼舉今日政刑之修、議古人德禮之失者、陋矣、德禮之不講也、尙矣、後之人不知是非善惡之在己、自稱法家、屑屑然、唯刑之視、以爲治國大典、目德禮爲修身小義、浚民膏血、以

自奉、若固有之、使姦滑之徒、巧避刑辟、自喜其爲得策、然則是非禁暴也、教邪也、詳於立法、而法外之姦、未嘗少息、煩於用刑、而刑餘之犯、日益無忌、有類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反逞奸謀、欺父、何嘗有益也、視事多端、用意過當、動致弊竇叢生、譬諸用藥太過、而藥之毒甚於未藥、驅蟲太數、而驅之害大於未驅、故世之多刑法、所以民之多不法也、不亦可悲乎、且夫好主張刑法者、率皆銜才好勝、精神外馳之人、其不失人心同然之明者幾希、安望其有大畏民志之功哉、至治之世、民無獄訟、雖有刑法、措之無用、苟無獄訟、無爭鬪、無奸猾欺誣之累、人則舉國中、盡力於學藝事業、民日遷善、禮俗大興、可以永世不替矣、而是豈妄庸人所能及哉、君子之學、志其大者遠者、不欲拘泥小道、躬修道德、不患人之不知、達則兼善天下、如聽訟、特其餘事耳、抑世或有善政利國、而不爲衆所悅者、有凶德亂倫、而舉國安焉者、率由世人爲利害所昏迷、

爲習俗所蔽、錮而吾天德之明、披乎流俗之中、則不忍坐視其如此、管子所謂民未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者、其理殆不謬也、譬猶人之病將死、投烏喙以療之、度吾力之所及、計其後之所成而行之、久後公論自出、是必然之理、故君子必得一二聰明之士、從容密議、斷而行之、猶勇將用兵、破釜沉船而進也、不敢謂世無賢者、而待才於異日也、賢者之在側陋也、其容倮倮、其言訥訥、不爭義、不矜名、不願毀譽、不問榮辱、而安民之道、濟世之策、講之既詳、規模先定、固非流俗所識、唯君子一心爲國、至誠好德、不私同氣之善、而能記異量之美、有類火之就燥、水之就濕、故致賢者樂爲已用、臨事不惑、於是乎、或有威劫勢禁之事、雖跡涉嫌疑、情實難白、附之不可如何、而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世人以爲當然、而其實大不然者、斷乎不爲焉、其模稜持兩端、決事不明、使人妄意其易播者、君子深耻之也、君子體乾元之德、潛見躍飛、而其跡泯焉、不

可得而窺，所謂見羣龍无首吉者也。若有首之可睹，則爲人所制，終于一蠢物，豈謂之龍乎？管子曰：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周謂周密，先祖皆謂居其首，奮信伸威也；奮信代天下，霸功云爾。若聖人爲政，則大周大明，莫非道之妙用，寬裕以居之，誠明以行之，譬猶白日皎皎，當天風雨蕭蕭夜行，故當機事則密之，不使妄人窺其兆朕，以保斯民之無事，而流言流說，則務宣揚之，使姦詐之人，不得嘗試于其間，所以天下竦然畏服也。管子又曰：古者有二言，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姦婦襲主之睛，而資游慝也；沉疑之得民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沈疑者，爲上所疑，而沉伏於下者也；道言也，襲猶取也，請與情通，游慝游說爲姦也，爲之驅者，怨君憤世，故爲沉疑者，驅民而飯之。

也。二言者，由不明不周致之，其於興利祛害之間，尤爲深患，不可不察也。世又有知其事之爲是，而不敢行，知其爲不是，而不敢廢者，君子斟酌人情，爲之予奪，所以赴時也。又有事勢似細，而漸致深患者，率生於昇平無事，上下否塞之餘，莫非是非之不明，習俗之爲累，君子推數察勢，深慮早圖，以通其變，使下諛隱知畏，而不滋蔓，豪傑赴功，而不怠傲，是之謂圖難於易也。大凡世之從政者，位愈高，則愈思固之，祿愈重，則愈恐失之，久後志氣頹靡，不能有爲，不然爭之太過，奮身直去，不翅無益，而反害之，非爲鷹犬飽食，則爲魚困涸轍，信所謂自棄自暴者也。唯君子，身受百斤之直，則負百斤，不能負，則辭，居常深謀遠慮，防患于未然，寧從曲突徙薪之無恩澤，而不羨焦頭爛額之爲上客也。有事臨之，小心翼翼，虛豈而靜，能外生死，專以民生國計爲重，一察其理之當否，如小人競爲紛更，亦必委曲平章，以挽回之勢，或不可，則見幾而去，確執其

說、以待後世是非之定、寧為鐵面御史、不為伴食宰相也、民之多言、道之難行、是君子之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豈為利害習俗、虧損其公明之德乎哉、若夫心無道德之實、身無禮讓之行、情慾橫生、不能自禁、有如騰駒風於野、而欲驚智巧以制事變、逞客氣、以濟一世高論、天人侈言物理者、是猶越鷄伏鵝卵也、遽議聖賢為政之跡、媚疾賢能、輕蔑長者、猶里婦之醜、而毀西子之美也、惡官人之長、好聞人之短、見才智之在前、富貴之在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猶目上有翳、決之願去、料人之詐、虞人之不信、譖潤腐詬、無所不至、諛辭邪辭、不可究詰、是適足以禍其身也、何補于事哉、為人上者、不致察焉而驟用之、其不致大敗者鮮矣、孔子嘗歎觀人之難、言其人矣、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言逆料人之欺、已、臆度人之疑、已者、出于私心紛擾、徒自累而已、其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不陷姦猾術中者、由燭理之明、物無

遁炤、猶明鏡照物、妍強立見、乃為貴也、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言毀人之行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愬已之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吾能察之、使其不得行、自非心無私蔽者、不能也、遠在明中、乃明之旁燭廣照也、與明對言、所以致丁寧也、孟子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諛辭偏重、故聽之則遮蔽、若楊墨兼愛為我是已、淫辭放蕩、故聽之則必陷溺、若老列虛無荒唐是已、邪辭回僻、故聽之則必畔道、若蘇張揣摩捭闔是已、遁辭護短、故聽之則必困屈、若惠施堅白同異是已、政就大綱而言、事就細目而言、言諛隱邪遁之生於心、乃有蔽陷離窮之害於政事、是為心術一差、而綱紀皆壞也、用捨之際、其可不慎與、荀子曰、士不信愬、而有多智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

余也、沐猴而冠、人尙慙之、士而爲豺狼、不亦可哀乎、後之人不信
 慙、而多智能、自負政刑、嘖嘖然、自鳴曰、法令之繁、國之所以富強
 也、視其所以自爲有功者、不過收歛以買民怨、不達百姓之足、乃
 爲君足之實、管子所謂、王者藏於民、弱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
 於筐者、其弗信矣乎、夫法保民命、長世益、故文教彌振、而法令彌
 繁者、勢之自然也、聖人知事物之漸備、而易弊、故立法貴簡、得人
 任之、而不責難于人也、夫豈苟簡云乎、昔者宋王安石、尤稱英邁
 絕俗、掃末學、定新法、有言曰、修立法度、所以易簡也、其言不易、而
 蔽於意見、不能知人、以致險狡舞法、大禍其國、況於庸陋凡劣之
 輩乎、今言法不原天德、若易然、吾恐併其是非善惡衆所同知者、
 而失之、倉卒臨事、迷惑失錯、遂致傷羹吹壺之病、無復一事表於
 後世也、悲夫、
 西洋人好主張合衆共和之說、而其制最備者、莫如美理堅、彼俗

殆無君臣上下之別、使人自由生存、不受他人羈束、其制發源於
 希臘黎格厄、定貴族耆老、調停上下、都人設會、王爲其統領、索倫
 大發揮之、推賢聽命、頗獲聖人爲政之旨、嗣後行於羅馬、日耳曼
 諸國、未能收其效、至美人華盛頓、天錫勇智、能合十三州、遂立
 畫一之制、至今一百餘年、治功隆隆、日躋各國、競起倣之、學者好
 主張之、非不當也、然天下本無不弊之法、故自古聖賢爲政、各
 從國俗、其要不外乎保民、如安平天下之訓、顯於天祖之紀、協和
 萬邦之說、載于虞舜之書、雖歷千萬世、而不可易也、西土言治、
 平者稱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者定于讓賢、而家者定于傳
 子、五帝之治數百載、皞皞無事而化、民無能名焉、大公曰、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申子曰、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
 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
 非立官以爲官長也、蓋皆祖述五帝之治者矣、及禹崩、益避其子

啓於箕山，天下不飯益，而飯啓，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啓承禹之後，踐天子位，是爲三王之始，自是子孫相傳，其人愈壽考者，其民愈康寧，其家愈久長者，其國愈尊榮，蓋民之多辟，自私而一心爲國之人，不易常得，故順人情，立子孫，使其身任政教，正已守法，自爲一國標準制度，是非人主之意，乃億兆之意也，則與五帝禪讓何異？故三王之治天下也，有一不善之民，以爲已之失職，視百姓之困苦，不異一身之疾痛，思有飢者，由已飢之，寒者，由已寒之，非不欲其多富豪也，而悲其貧富不均也，處士必就閒蕪，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田野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敢治私事，公田收稅，私田徵賦，稅以供官，賦以供軍，是爲什徵一，而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數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關譏而不征，市廛皆不賦，澤梁無禁，罪人不

斲，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朝無幸位，民無幸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黎民各自勤力生存，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其俊民年十五以上，入大學受教，皆以治平自任，兔置之夫，可以干城，及其見君之有過也，自卿相至于庶人，無不得諫者，下效其誠，上納其言，未嘗有毫髮爲上下之靡費，不幸有姦兇違教害政者，乃與天下共棄之，必出人情不得已，而吾無與焉，用兵出于不得已，有誅而無戰，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犇命者不獲，不屠城，不潛軍，使億兆各安其所，而吾不庸焉，管子老子皆稱古之隆治，民富易治，由其安鄉重家，敬上畏罪，是夏商周三代諸國之風。

爲然。而其曆數，不過數百年，乃永終者，豈非以其人之不存，而法之不舉乎？若我神州，天祖天壤無窮之勅，儼乎銘於人心，而祖宗列聖常奉天祖安平之旨，仁孝恭儉，保安斯民，使之均躋仁壽之域，不設城郭垣堞，屢遷都，以從民望，拓邦土，衆建國，造郡道，不敢私其土田，有大事，則必詢於下，使衆各竭忠貞，其要武功者，不過防虞寇賊，列聖親爲元帥，勞於征行，宗室大臣，爲之偏裨，折衝禦侮，其親聽獄訟者，五十世，味爽御朝，至於以夜聽之，廢死刑者，二十五世，甕錮流放，皆用情訊鞠，清淨修己，而節用斯存，比年出征，而租調屢免，或乃茅茨土塔，不修頽垣，或乃黑木御所，木丸殿，自製歌詞，忠厚渾朴，正直自然，自有夏商周不可及者焉，周人稱一姓不再興，而叔向服單子之有禮，卜周之復興，單子一臣且然，況於列聖乎？天統一系，萬世無變，豈偶然哉！功之易記，而恩之難忘，非自外鑠我也。故慎終追遠，人之所以保其天德，彼君子之盛德。

至善而不能誼，亦莫非保其天德，故五世之澤已斬，六七世以上，往往不能舉其名，而奉先之意，未嘗終已也。若夫盛德之行，天下景仰，萬世如生，不類肉體易忘，則併其子孫，皆愛戴之，其義亦豈異於此哉！凡人之行善，必屢積累，然後漸彰，非一朝可襲取也，蓋人之難測，知有一身而始終異操者，未可遽信其賢聖，而至於大德之人，獲其壽者，而子孫奉其志，不敢失墜，則其德之淪於人心也益深，尊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久之固結不解，蓋由祖宗道德精神，爲一國感覺好尚習俗法度，而民不能忘，況於人心好革新，不如守舊制，棄其既知者，從其未知者，危疑百端，不安乎，雖有庸劣子孫，未忍遽絕之，常舉賢者，以輔翼之，不敢舉一國，以授賢者也，蓋舉賢用人，使疎踰戚卑踰尊，不可不慎，況於君位乎，世有無君而治之國，則易之可也，否則廢舊君，立新君，所廢之失，不償所立之害，況於大奸巨猾，弄權立威，以壓抑衆志乎，如貴族世襲，亦

申其祖宗積善，以致之。有人情不可已者，未可盡非也。若夫美國共和成乎五方民夷雜居之餘，土地曠漠，人民稀少，故能適其制，猶五帝禪讓起於三代之前也。自華氏相傳至今，僅僅一百餘年，而豪傑爭大統領者，務媚人民，散財買譽，寔繁有徒，紛議橫生，動煩官長，勞兵力，南北戰役，殺人如麻，吾恐合衆協議之變爲專制無限，其間不能以髮也。專制無限者，豈祖宗聖人之意哉？故共和之制，其於美國，尙未保其無弊也。況於他國乎？斟酌其意而施之於衆庶合議之地，則屬無妨，安得擬之于一系万世之國乎哉？天下有土滿，有人滿，有武滿，三者國之大害也。管子曰：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今之諸國競乎強盛者，皆能大而爲之矣，皆能衆而理之矣。未有能威而止之者也，能威而止之者，唯有美理堅，是天下之尤盛者也。當此時，唱合衆之制，則似矣，賞其跡之美。

而不察其所以跡，可乎？法蘭西古時強盛，卓冠歐土，嘗助美國人畔英獨立，遂艷羨之，叛王論其罪處，刎首致先王典章法度蕩然掃地，豪猾競起，共和爲政，邪說暴行，陸梁猖獗，爲鬼爲蜮，不可方物。舉國生靈，陷於塗炭之中，雖百變國律而未能弭其爭亂也。南北亞美理大小諸國，慕美國變政體者，率多躁進詭激，稱述外美，侮蔑舊章，藉外交資權略，薦引外人，不問學行，雖庸陋貪乞，皆授以美官，誇功紛更，欲駕前烈，鼓煽國中子弟，植黨軋轢，狂妄無忌，子弟皆出于寒族，稍解外國語，望風奔競，心猿意馬，囂然鼎沸，口實在張民權，其能顛覆政府之人，莫非亡滅身家之族，與外客比，曲營私利，稱騙詐起家者爲紳士，巧辨誤國者爲智士，暴戾抗上者爲壯士，崇奉外國邪教，專攻外國末學，邪教束縛心性，有類馬與牛，毀祖考神主，投之於溝中，考證國典源委，指摘國史所傳，以爲虛言，誣人謂已族出于蠻鄙，根機罷軟，欲子養外人，以易之，握

國本絕國脈、恬然無之怪也、舞蹈娛樂、演劇決鬪、一一摸擬外客、聲音笑貌、全非本國人、以爲文明通達之士、無大義名分辨正內外、外人一呼、萬衆趨候、舉高爽勝概之地、與美麗豐艷之女、與累世名器重寶典籍、授諸外客、唯恐其後、拜受金塊若干、意氣揚揚也、民心渙散、相胥爲僞、交易有無、姦濫滿市、賄賂公行、醜態萬狀、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之事、作業動擬外人、不問資力、各私壟斷、一敗不振、忽致寒餓、而其當路者、侮慢自賢、不省下情、暴政苛斂、以爲懲惰民、峻宇彫墻、淫侈無度、有若燕巢于竈上、魚躍于釜中、鐵路縱橫、石室聳空、而人民膏血浚削無餘、典衣衾鬻兒子、常思生之不如死、國郡學校、大小星列、子弟皆記外人姓名、而不知祖先爲何狀、冀視君上、不異路人、父子夫婦、各爭權不相下、有間奪義旗者、輒籍外兵以討平之、日以謀反、竄諸絕域、繫縛撈管、不以人理處之、緝捕餘黨、悉處禁獄、奪其筆研、使不得書、箝其口舌、使不

得言、究致舉國之大半爲外人奴隸、仰其息鼻、外人本有窺竄他國之志、每輒關涉庶政、至是、大艦巨砲、直薄其城下、囚奴正士、丘墟社稷、莫不如意者、諸國之亡、前後相望、皆同一轍、言之可爲寒心也、若我邦則固無此虞、而少年僭外美唱權利者、亦寢衆矣、忠孝節義之爲我固有、從而振作之、不患其不版仁厚之俗、而文物技藝之在彼、擅其所長者、未可俄冀也、舍此取彼、孰得孰失、不可不熟察也、聖人知法之不定極弊、故雖有良法利國、其民不悅、則舍之、知強之生於謙、勇之起於畏、肅容不張、退然自保、其行事常有如苟倫者、不敢貪一時之美名、以釀萬世之害也、夏滂而秋旱、山夷而川實、雖天地猶難問全、況於人乎、一法起一弊、從先哲格言、不欲屢變法、韓非且然、如英人爲政、亦因其舊俗、不敢輒變前例、舊典曰變法而利、不勝其害也、且聖人爲政、有如苟倫者、自他人言之耳、其實自視猷然、不自滿也、凡人之所期、率有限量、願足則

滿、猶雨集而池溢也、期於富者、至富而止、期於強者、至強而止、富而止於富、則其富不可保也、強而止於強、則其強不可保也、聖人度量、莫非斯道、豈有所謂願足者哉、不敢恃富強外美、以為盛治、故事之無補乎實際者、不欲紛更也、苟不察我數千載上下相保之大典、徒賞他國一時人民協同之美舉、而俄倣之、則是遺千金而拾一毛之類也、不亦大誤乎、抑英人定制、不曰萬民共和、而曰上下協治、則有適後世多事之俗者、彼宰相輔代王任政、有違眾望、則免、議士辨其財用、財政版民司掌、而委兵于王、以一年為限、限畢、再議更定、蓋苦其暴政反復相因、故屢控告、以致之云、我則祖宗既有大訓、自古未有此事也、何驟疑懼不置、若吳牛之喘、月然哉、賈誼曰、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世子且然、況於君乎、英王酷虐、不得隕君威、而其民協議立制如此、豈薄云乎、如祖宗身任君師之

重、節儉仁慈保民、固不要如此之制、而無如後世異端叢興、妄人間出、藉口興利、問舍求田、往往紛更政典耳矣、嗚乎我皇別神別蕃別之制、在於辨親疎、保宗族、娶于同姓、以厚親親之恩、猶舜娶堯之二女、是獨屬可議、而當時人心忠厚、崇德報功、其有材德技藝者、常為世所尊信、而上下等威分明、人各素其位而行、間有盛衰、猶日月有虧蝕之變、天位之尊、儼然在上、人無敢窺覷焉者、是為一國紀綱、民命所繫、法度政治禮樂、皆自是而出、禍亂之所以易戢也、天下之治、安有便於此者哉、世之言君臣者、動輒以便不便為說、曰天下本有君主在上、除之則害、不如仍舊之便也、嗚乎所謂便者、非適人性之謂乎、天下之事、其適人性者、皆道之所在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主、利猶便也、以其順出無所不通、故謂之利、可見性者、万人便益之所在、而不外于道也、忠云義云、唯道之視、莫非為民、為民所以為身也、安可

忽哉假令有一二與時勢牴牾者宜奉祖宗建國之旨與天下率
 遵之折衷于英國等制以通其變常以報國盡忠為第一義長上
 有過則盡誠諫之以其德義輔世毫不挾海外人接暴君之心
 上下相保如家人有嚴君以齊進安平之域更與海外各國議設
 天討府于宇內險要數處選於各國立總管元帥二員聚合各國
 兵器不許各國留寸兵于其國豫告各國人民有逃犯而他人不
 為罪者不得議天府庇匿天府不必交還其人且使小德役大德
 小賢役大賢無有小役大弱役強之累以適時勢以保彼我之無
 事也方今天下專事攻伐有類周末七國爭雄非有天討府以罰
 之未知其所底止也管子曰疆國衆合疆以攻弱以圖霸疆國少
 合小以攻大以圖王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疆國少而
 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又曰疆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少
 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是

戰國間人托言管子者乎管子未有圖王之事然立言垂後未可
 謂無若說也荀子曰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
 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言小國能修
 信善政則可以制人自強也雖孟子說齊梁之君亦莫非此意要
 之孟荀之說未嘗少行而蘇張縱橫之策大動天下者豈非以孟
 荀之不投時勢而蘇張之能合世運乎管子圖霸則實施其言者
 也而非今日所宜也使孟荀之道而為蘇張之用則又何不可之
 有今時則若易然者至於各國風俗好尚彼此不同未可援此律
 彼如美國百年以降之制安得援以為我之典要乎哉

君道第十五

天地之性最貴者為人人之德最盛者為君蓋人愛正惡邪之意
 與其好生之心同出於天存乎我舉天下莫不一揆而人之有欲
 動致自私害人故必推勇智仁慈之人以為之長立法聽命與衆

相保、苟反是道、則奪攘爭劫、而天下無復遂其生者矣、上古之時、人民獷狃蠻野、不可方物、其勇悍安忍、橫害蒼生、如素靈鳥尊者、無國無之、柔之肉、強之食、優勝劣敗、無所底止、而民之好生、欲得神聖、以已之者、尚矣、管子稱其未有君臣上下之別、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智者詐愚、疆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殆非虛言也、天祖為之深慮、與衆神議、順人心、保物命、迺立天孫瓊瓊杵尊、為中國宗主、定一系綿綿、與天壤無窮、蓋謂民之易亂、不可無君、而其卒至爭於君、是亂之所以不已也、手執八咫鏡及劔、授之以為傳國大寶、勅曰、視此鏡、猶吾、以擴其孝敬之心、申以下安平天下之義、使一人之善、勝天下之惡、易傳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雲、聖人作、而万物覩者、其弗信矣乎、作起也、物猶人也、言聖人為人類之首、故與起於上、則人皆見而法之也、易傳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

矣哉、言乾始之道、生成天下、由其道德蓋世、不可名狀、不翅功業可見也、是與管子所謂智者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反道者、正相發、美利者、不外乎善、善者豈有他哉、不為惡則善、不為私則善、是其所以勝惡、固非難能也、然而其於鏡致丁寧者、蓋天地精粹之氣、凝為人心本體、良知洞然虛明、如鏡之照妍醜、公平與鏡而相似、而斯須不慎、則蔽且錮焉、猶夫鏡受塵垢也、而為自私為惡之根矣、故欲人監于此、以致其知、知明而后仁之與勇、可得而言也、如漢人古鏡避邪魅、卻百病、照人心膽之說、特其餘事耳、伊觀縣人五十迹之獻瓊劍鏡、于仲哀帝也、有言曰、天皇御宇、如八尺瓊之勾、明知山海、如白銅鏡、乃提十握劍、以平天下、是出于一時頌禱之辭、固非其至者、然亦可見自古相傳之說、所以寓道于此、而保其德也、於是天孫奉之、誠敬一心、不敢須臾有忘諸心、則天下之人服其德、而遵其法、凡事無不皈於正、是之謂奉

天唯道之聽也。夫道無天人物我之間，而道外無政，政外無道，故天孫爲政之蹟，終古無熄，而道亦終古無熄。天下親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蓋其初出於人之同，然相許純乎天造，不容人僞，而真情至理，妙用無窮也。謂之天合，其亦奚議。吾觀海外諸國，其於忠孝之道，往往不能兼全，豈非其君統屢變之故乎？惟我天統，天壤無窮，故事君之忠，斯爲事父之孝，所以大道無弊，萬國可宗也。抑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其教成乎聖人。君臣父子長幼男女，必有先後上下之序，是天地之行也。聖人則之不違。莊周曰：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荀卿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莊子曰：重子

天地，荀子曰：重子，聖人，其實天地與人合一無間，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荀子之言，所以要人之用功，而其極致不外乎莊子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不其然乎？人之良知，即天之自然，有善無惡，惡者善之失，皆莫非天，而天不能自主，必俟人矯揉，然後反之善，是聖人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君道之所以不可一日或無也。故有人則有君，以濟天之所不逮，必則天之本然，而吾無與焉，是之謂代天，是萬國明王之所以由行，而未有如我祖宗之能盡其道也。後世講國典者，見天壤無窮之神勅，至今確乎不渝，金甌儼然長存，以爲大義所在，固無間然，而未察其安平之訓，銘於祖宗列聖之心，仁儉濟衆，世德不墮，所以人心固結，經千百世而常堅不變也。與膠柱守株之見，何異哉？講明舊章，以鞏國勢，傳述祖德，以鼓士氣，其功有過舉國爲兵，而俗儒往往以蠻鄙自處，動輒援海外之制，以律之，肆然曰：君臣人謀耳，非天合也。欲先君相

之有惡、而豫制之、是亡天下之術也、而其身之所以能存者、幾何也、噫、
 父○子○有○親○而○慈○愛○接○物○之○風○徧○於○四○海○君○臣○有○義○而○忠○誠○奉○公○之○
 道○達○乎○國○中○親○之○與○義○一○體○無○間○出○于○天○具○於○人○有○如○日○月○麗○於○
 天○不○可○變○易○磨○滅○也○聖○人○繼○天○制○父○子○之○道○以○治○其○親○立○君○臣○之○
 道○以○通○其○義○蓋○人○本○於○父○母○以○生○依○於○兄○長○以○保○故○其○良○心○之○發○
 莫○先○於○父○母○莫○盛○於○兄○長○雖○草○昧○野○蠻○之○民○皆○知○愛○其○親○敬○其○長○
 是○情○理○之○自○然○非○自○外○鑠○我○故○人○不○可○得○而○違○故○聖○人○主○孝○弟○自○
 本○推○之○以○達○末○猶○樹○木○之○有○根○莖○而○枝○葉○自○然○發○育○也○孟○子○曰○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堯○舜○之○道○即○
 天○地○之○道○不○外○乎○孝○弟○人○人○自○盡○而○已○雖○堯○舜○為○法○於○天○下○無○以○
 加○焉○蓋○其○理○通○乎○上○下○無○不○一○揆○也○故○堯○舜○治○天○下○以○脩○身○為○本○
 措○之○於○家○國○天○下○未○嘗○判○政○教○為○二○教○者○君○道○所○最○重○故○以○善○教○

為先、與善政配、命之曰君師、君之訓令、與師無異、故人倫有五、而
 無師弟之目、君道之立、即師道之行也、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
 身、脩身以道、修道以仁、言為政在於得賢、用賢因已有材德、必以
 万人共由之道、修飾其身、身在道中、以親親之仁、修飾其道、心在
 仁上也、修道以仁、則道有源而不竭、修身以道、則身有依而不危、
 所以德榮於身、而賢者樂為之用、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
 不能以自行、言心之與政法、相須而成用也、彼政教之不可相離、
 譬猶頭足肢體之一身異用、而孝弟為之該貫、猶血氣之周流一
 身也、如有下一二政令、與名教相牴觸者、宜權以通之、權者所以隨
 時而中、無過不及也、故聖人為政、以修身為先、修身莫先於孝弟、
 孝弟也者、仁義禮樂之本也、達之天下、無人能禦者、其勢至順也、
 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不
 其然乎、夫以舜之大智、視瞽瞍之頑愚、其相懸絕、奚翅霄壤、而舜

於警聰、懷無窮之感、不堪思慕者、豈非以道之在人、毋高卑、毋遠近、一以貫之乎、是天下之所以觀感而興起也、後世人主、以孝弟先天下者、如漢文帝、宋仁宗、一世稱其仁儉、子孫永賴焉、如我應神仁德顯宗繼體天智光仁桓武嵯峨醍醐村上土御門順德諸帝、純乎孝弟、則母論已、可見孝弟為政之基、而風俗之淳、禁令之修、皆自是而出也、苟使君相為政、而不存孝弟之心乎、衆庶相胥為不度、各私其身、輕佻浮薄、無所顧忌、將曰、吾生斯世、住斯土、本出于偶然、豈暇為他人謀乎、唯我所欲斯為之、利已焉耳、無害乎人、則可矣、視父與君、如胡越人、相逢于客舍、是無父子無君臣也、豈有天下國家乎、蠢蠢而動、嗽嗽而言、與禽獸奚擇、人之在世、不得獨居自存、衆賓宴集、有一夫向隅而泣、滿座皆為之不樂、況於父母妻子兄弟乎、一人臥病、則闔室憂勞、雖禽獸猶有具其性者、低徊嗚嗚不已、人而無是心、禽獸之不如也、而曰有益於己、無害于

人邪、是自絕其類也、自賊其身也、豈不悲哉、万物一體也、況於人類乎、況於君父乎、今支離其體、而曰專利一己、是知身之有耳目手足、而不知其有頭腹胷背也、不知其頭腹胸背之與耳目手足、自有緩急輕重之序、必相須而成用也、可乎、且夫後之為政者、何其疎也、政刑禁令、莫非道之發、道不修于己、而徒責諸人、雖父兄不能行乎子弟、況於庶民乎、稗史記、有塾師好晝寢、自稱夢周公、禁生徒太嚴、生徒亦辭以夢周公、師詰之曰、周公何狀、應曰、小子見周公問先生、周公曰、吾未嘗知汝先生也、少年耽色、其父常戒之、不聽、一夕遊于狹斜、會父摧妓而行、逸足而走、父召還之曰、汝勿過飲、後之為政者、往往類此師父、傲然大言曰、吾能聽政、此違師父之性者也、故舉世疾之、間有妄人、欲取而代之、紛擾百端、猶救經而引其足、所以禍亂反復相因、而無所底止也、孟子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其言為時君而發、而不暇辨君臣之經也、苟

子則謂天子如天帝如大神，蓋欲積威壓下，而不暇察法術之弊也。當是時，君師之道不明，上虐下，下欺上，無有定準，二子各就其所見，以矯其弊，故其言與孔子君君臣臣，依乎中庸者不同，未能雖之於四海而無瑕類也。莊周之書，屢述孔子，有言曰：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人之先後尊卑出於齒德位勢之不同，倫理自然不可易也。周之論道，出入老聃，欲救時弊，矯枉過直，而其中有純粹如此者，豈非以其心之不可誣乎？謂之非孔子之徒，吾弗信也。

或曰：名教皆制一時之變者也，人之交際，本為其便，一身愉快，活無害他人，則已矣。本不建國，何須報國？本無君臣，何知忠義？人世多變，為之建國，置君，反致其資爭奪，曾謂之不易乎？名教捨已救人，有一私則眩之，其實莫非利己，為天下言之，至人人利己，然

後始無遺憾耳。是人之性也。世運漸進，勢之自然，苟使斯民不為善，不為惡，而善惡之教，絕迹於人間，則不亦可乎？是大不然。人少則慕父母，壯則慕少艾，老則慕子孫，理也。情也。非強之也。父子無親，則離，夫婦無別，則亂，兄弟無序，則爭，必有仁義以調和之，勢或不勝，故以法正之，是所以立君在上，譬諸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故君師者，道之所在也。人之所托生命也，人有此身，皆本父母，乃有父子夫婦長幼，父子夫婦長幼，相保相養，是性之所適，未有父子夫婦各私其身，兄弟姊妹相鬪相奪，以安其堵者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必有尊卑親疎之別，皆人之類也，焉得相離？譬諸人之有四肢，斷之為二，則支離不為人矣。上下一體相保，譬諸常山之蛇，從人擊而首尾相應，君師獨出於其類，為之標準，以盡其道，譬猶將帥之於卒伍，誰能易之？故有國則有君，自古隣國相接，必由君代國，未有無君而相接者也。

物之不齊、自然之數也、數始于一、故國必立一君、以總億兆、猶車之有轂、是不可一日或無者也、雖共和爲政之國、必有其長、以統領之、是亦君主而已、然不謂之君、是有實而無名也、可乎、共和之制、不過開四門、達四聰、有明君、代億兆、則與共和何異、從諫如流、臨機直決、是豈共和之所及哉、故共和者、爲君道所囿、即君道之一端耳、可以見君道之大矣、莊周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遁乎天地之間、是之詔大戒、信哉言也、天之立君者、非徒貴之也、保斯民之無事也、士之事君者、非徒順之也、亦保斯民之無事也、君臣以斯義合、故君令而臣從、必要其分之嚴、不嚴無以行令、管子曰、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又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

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荀子曰、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又曰、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贍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合諸說而參觀之、君之不可不尊也、彭彭乎其著明矣、君無道而臣爭之、是爲常經、未可謂吾直以陵君而已、臣之愛君、莫非本心之自然、雖怨無道而貳其心、見其子孫有急難、則惻然與憐、實由祖宗精神之存乎我、其機森不可禦也、豈非以義之不可遁乎、必有免逆大不情之人、以致失其位、固非其常也、管子稱、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而孟子則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爲君之難、有如此者、而亦斯民之不幸也、世或有君師悖天意者、須從人心、權以濟之、若惡君師

壓制之弊、而欲易常經、何異於向天而唾哉、君師奉天、以道自任、
 苟外君師、則是無道、亦無天也、一念善惡、感動天地、況有抗上之
 心、先入爲主於中、疑結不解、以逢之乎、是與易所謂睽孤張弓者、
 奚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人主雖
 明、安得不疑、疑我之民哉、疑之成性、奚往而不疑哉、其不致大敗
 者、鮮矣、事君之道、貴乎公誠純一、心事明白、是其所以保國安民、
 吾聞之也、戰例當同盟攻敵、而有兼帶兩國文憑、出入江海者、目
 爲海盜、直收捕之、惡其用心之不純也、雖事君者、何獨不然、董子
 曰、文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今
 之言事君者、動輒主張利己之說、以爲人性之自然、是所謂持二
 忠者、得非海盜之類乎、私己之心、一出自然、不要安排矯飾、而無
 一毫害人之患、則謂之人性亦可、必俟我之經營區處、百方勞擾、
 然後始得利己、而害必及他人也、安得謂之性乎、万物無不有利

己之心、故君子之道、必利彼我、公其好惡、雖交隣國亦然、即如開
 疆墾地、其害隣國者、必有所限、況君臣乎、公則萬人共由、私則各
 人自肆、安得以私爲道乎、抑聞在昔波斯有聖人瑣羅斯的、立教
 曰、善神和爾摩、統宰宇宙、與惡神亞理曼、爭鬪不息、至一万二千
 載之後、和爾摩大捷、而天下之惡皆消、果如此、則或者之說、亦或
 有所中乎、然斬病周孔、簡棄禮法、無善無惡、一則自然之說、老聃
 既唱之於二千載之前、至今其言具存、而有害有益也、以是言之、
 雖至和爾摩大捷、吾知其不棄父子夫婦之倫、而專營一身之利上
 也、既有父子夫婦、則其所以群居往來者、亦必有道、然後安矣、君
 師也者、所以益明其道、日進不已也、未可諉之於世有師道、而自
 慢其教、唯其國土之廣、人徒之多、不可戶說而人喻、故君子志其
 大者、攬要於上、而其餘則責之於父兄師友也、安可一日無之乎
 哉、

岡本子卷之五畢

岡本子跋

司受業於岡本先生者。有年于茲。日者先生著一書。名曰岡本子。命司作跋。受而讀之。明道德之淵源。辨人倫之要旨。會通百家。折衷孔子。而文章高雅。議論正大。優爲一家言。蓋先生學有根柢。志存經綸。夙以人心世道爲已任。今有斯著。非偶然也。司常謂孔孟彝倫之教。冠絕萬國。其公明正確。盡善盡美者。固非西洋道學之所企及。夫西洋道學。以新舊約書爲第一。其所說荒唐不經。無足道者。而諸家所著。率多偏見詖說。徒事無用之辨。視諸孔孟之言。切實確當。施於日用。毫無抵牾者。固

不可同日而語也。方今洋學盛行于我。學者見其機械術藝之說。確鑿精緻。復出於我也。以爲彼之學。大抵皆然。於是悉棄其舊而趨之。滔滔成風。殊不知孔孟彝倫之教。優於彼万万。而爲孔孟者。亦徒事詞章。相胥溺於狂瀾之中。不知闡明斯道。挽回頹風。可勝慨哉。然而猶幸碩果之不食。有立言以警省一世人心。使其知所嚮往。如斯書者。所謂天之未喪斯文者。非耶。詞章之輩。西學之徒。潛心熟讀焉。庶幾翻然自知其非也。司辱先生之薰陶殊深。因忘淺劣。敢述卑見。以表鑽仰之意云。

明治己丑六月

受業弟子岡村司謹撰

東洋之學主道德。其弊也固陋。西洋之學主物理。其弊也浮華。長短相補。利害相濟。則可謂完備矣。昔者諸國文華。萃于希臘。文學之士。前後輩出。斯其盛矣。余謂今日之本邦。猶昔日之希臘也。今日我邦教育徧行。加東洋之學以泰西之學。是併東西文華於一國。集古今學問於一時也。有豪傑振鐸。一貫彼此。則其爲萬國之偉觀。果何如也。韋菴岡本先生。所謂通儒也。以斯道爲憂。嘆曰。欲知此。而不知彼不可也。發憤讀泰西哲學之書。久之曰。可也。乃著岡本子十五篇。蓋其所祖述。在道德。不在人種。識見之高可知也。嗚呼。嘗糟粕拾餘唾。以爲

能事畢于此者。今日學者滔滔皆是。而先生乃能卓然獨立。如此。余所謂合東西之學。創一新學問者。非先生而將誰望乎。顧先生年未老。自今以往。舉滿腹經笥。公之于世。以辨東西學理之異同。則後進接踵而起。我國文學之盛。駕希臘而上之者。或將自先生始矣。雖然。今之學者。相胥流於浮華者也。其讀岡本子。以爲迂濶者必多矣。余聞瑣格拉德之說道德也。不容於當時。譏笑者常滿巷。而千歲之下自有定論焉。焉知今日之笑岡本子者。亦莫非當時之笑瑣氏者哉。

明治二十二年六下浣

芳賀矢一謹跋

後序

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非一人之私有也。有人指而私之曰。是我之道也。誰不笑其愚乎。韋菴岡本先生。祖仲尼宗仁義。居常講道熟矣。頃筆其所信。將上梓以公之於世。名曰岡本子。或謂余曰。先生自稱岡本子。豈非私天下之道者乎。予曰。是未知先生者之言耳。先生爲人慷慨。不欲拘泥區區章句訓詁。奮然修經世實用之學。以遠大自期者。有年矣。今也滿腔熱血。凝成辭章幾千萬言。如峯巒重疊。彩翠暎射。而絕崖欹巖。出沒隱顯也。如長江混混。紆餘縈回。而銀濤雪浪。洶湧突激也。仰之

崔嵬望之杳渺。疑其汎然無皈。而其秩然不紊也。博搜群籍。徵之日用。立論斬新。別出一機軸。實先儒之所未發也。其所說。雖不外乎天下之公道。然其規模創定。一係先生。其名岡本子。亦宜矣。况先生學既熟。其心與道冥合。化天下之公道。卷而懷之者乎。其名岡本子。益有由矣。或曰。先生之論。精則精矣。然立言艱深。間有缺流暢者。其或然矣。先生之篇本於六經。出入百子。其有艱深者。亦必然之勢也。且先生所主者。道也。如文特其餘事耳。何拘拘乎。然文章以理爲主。讀者察理於先生之篇。而有得焉。其於文亦思過半矣。

明治己丑六月

藺田宗惠謹撰

韋菴岡本先生漢學者也。而非世之所謂漢學者也。世之所謂漢學者。講韓柳之文。誦李杜之詩。白眼罵洋學。以爲夷狄之道者是已。先生宗孔子博學無方。豈爲此輩乎。夫西洋之學。富于分析。長于思想。可謂精且密。而至形以上。則未免乎淺陋。彼蘇賓塞氏。唱不可知之義。達賓氏唱進化之說。而及大極則窮矣。而漢土之學。在形以上。最究其精。則以漢土爲經。以西洋爲緯。新創造一種新哲學。亦可謂今日之急務。而無如洋學者無漢學。漢學者無洋學也。先生於漢學既爲大家。而進取之志甚壯。盡力讀西洋譯書。靜坐默考。有所發明。屢集生

徒問答。余等聞先生之評洋學。服其多古人未發之言。先生頃著岡本子一書。以問于世。蓋滿腹大議論也。漢學者見此書。則必相慶曰。漢學未墜地。而心醉洋學者。亦將攪破迷夢。其挽回一世狂瀾。亦可庶幾也。抑余有感焉。昔日封建之世。有武士道。以維持天下秩序。而封建建破。秩序亦紊。至近年益甚。禮儀破壞。污醜空氣。瀰漫全國。而救此弊者。獨有倫理耳。倫理以漢學為最無弊。當今日。挽回一世風潮者。豈非漢學者之任乎。岡本子之出。可謂最得其時者也。

己丑六月

浦井鏗一郎謹跋

明治二十二年七月五日印刷

(定價金七十五錢)

明治二十二年七月六日出版

著作兼發行者

東京府平民

岡本 監 輔

小石川區小日向臺町
一丁目十一番地

岡本活版所

岡本利三郎

麴町拾丁目四番地

發行所

岡本活版所

麴町十丁目四番地

發

東京本郷弓町

哲學書院

兌

全京橋區通三丁目

博聞社

所

全神田區一ッ橋通十一番地

有則軒

東京

各處書舖

徒問答。余等聞先生之評洋學。服其多古人未發之言。先生頃著岡本子一書。以問于世。蓋滿腹大議論也。漢學者見此書。則必相慶曰。漢學未墜地。而心醉洋學者。亦將攪破迷夢。其挽回一世狂瀾。亦可庶幾也。抑余有感焉。昔日封建之世。有武士道。以維持天下秩序。而封建建破。秩序亦紊。至近年益甚。禮儀破壞。污醜空氣。瀰漫全國。而救此弊者。獨有倫理耳。倫理以漢學爲最無弊。當今日。挽回一世風潮者。豈非漢學者之任乎。岡本子之出。可謂最得其時者也。

己丑六月

浦井鎧一郎謹跋

明治二十二年七月五日印刷
明治二十二年七月六日出版

(定價金七十五錢)

著作兼發行者

東京府平民

岡本 監 輔

小石川區小口向警町
一丁目十一番地

岡本活版所

岡本利三郎

麴町拾丁目四番地

發行所

岡本活版所

麴町十丁目四番地

發

東京本郷弓町

哲學書院

兌

全京橋區通二丁目

博聞社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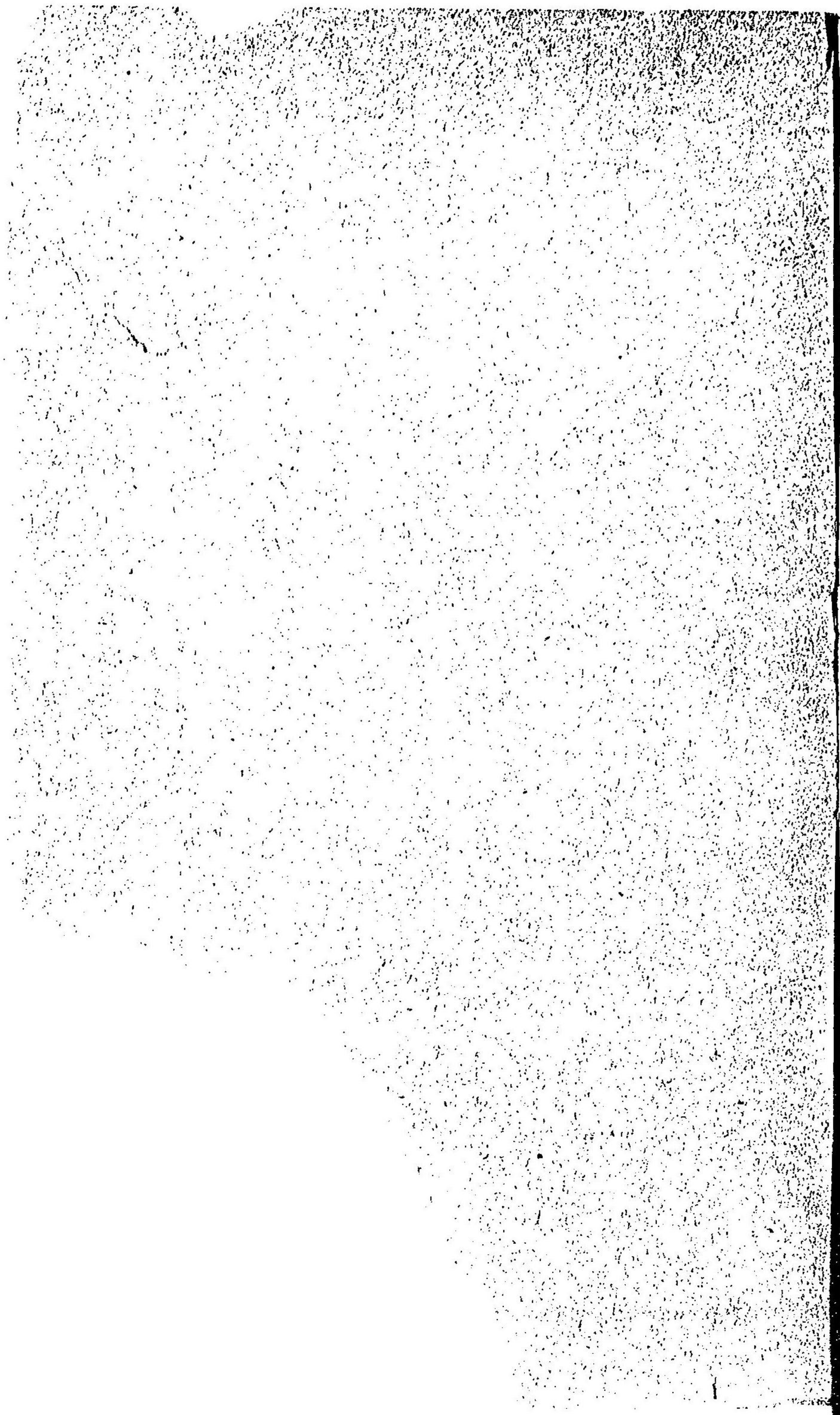
全神田區一ッ橋通十一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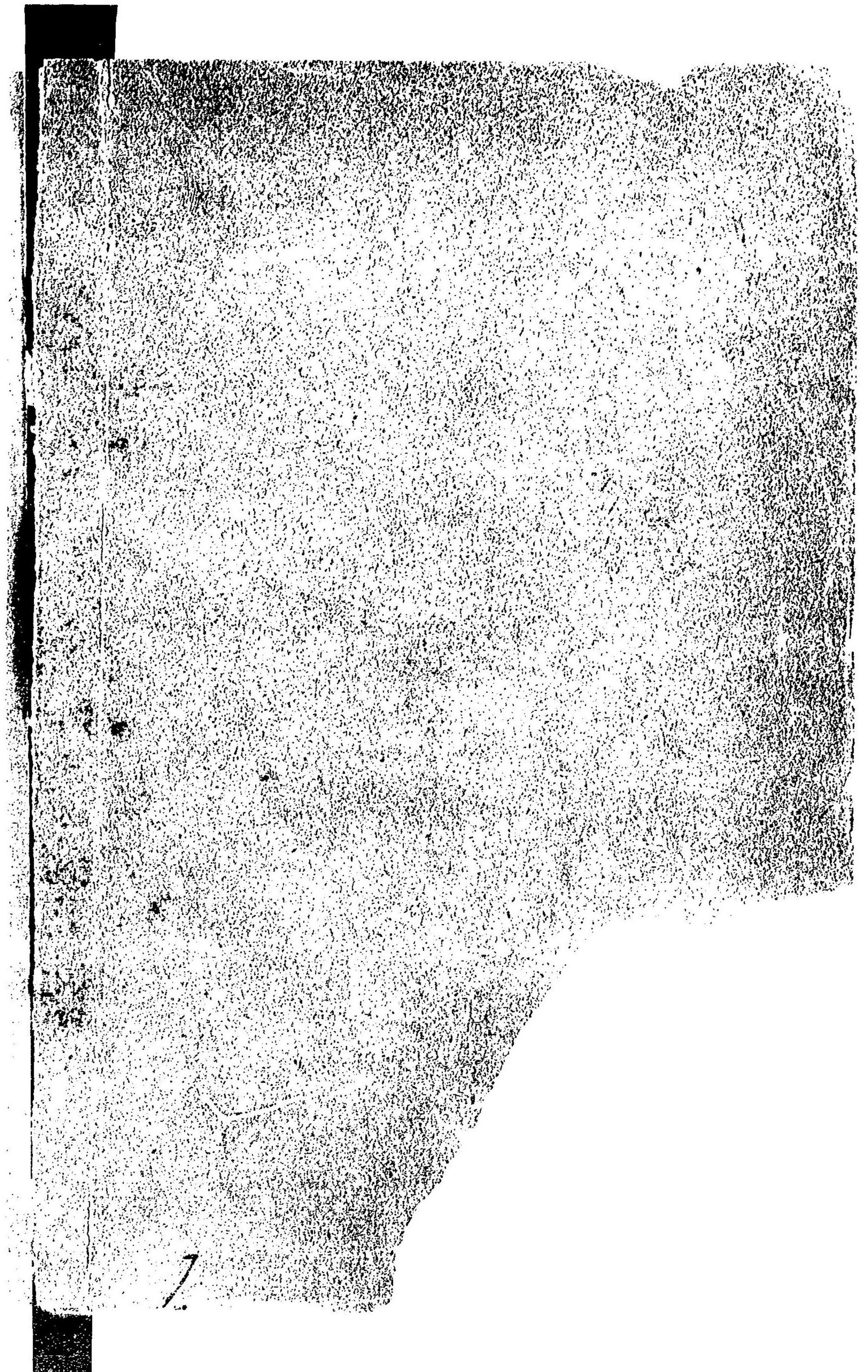
有則軒

所

東京

各處書舖





009154-000-5

150.22-04740

岡本子

岡本 監輔 / 著

M22

AAE-0115

